天祿閣外史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天祿閣外史

(一)

黃憲著

本館據漢魏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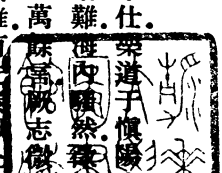
天祿閣外史序

黃叔度所著外史八卷。議論醇雅。氣象明裕。寡而盡美。婉而成章。得國語左氏之體。而無其艷。擬子長孟堅之雄。而無其陋。皆孔氏之遺言逸論。而書史之所不載者也。試讀一過。誠有令人毛髮冷冷。凜然透骨。精神爽達。樂而忘倦者。春華明而秋實敷。江濤雄而蛟龍鳴。一造化自然之昭著。豈人之所能與其工哉。考之當時。與叔度並舉孝廉。如周子居、艾伯堅、郅伯當、封武與、盛孔叔、此五人者。皆產於汝南。而文章事業。寥寥無聞。而叔度獨有仲尼作春秋之志。扶世教。植人紀。眞漢世隱君子之出類者矣。宜其見推於林宗。受式於元禮。而一時諸君子咸高讓之也。然此書不恆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泊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加之以論贊。豈斯文之絕續。果有數乎。世又有疑之者。以范曄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而當時諸侯王所封之國。不免有一二之舛。況叔度之高駕。又非漢之諸侯王所能聘者。其文多自述之辭。雖或出於弟子之所記。而事不徵諸列國。似或類於左氏之誣。未可知也。晉謝安直褒此書而不辨其同異。何耶。意者晉時隱君子值晉室之末運。忠憤激烈而不敢言。託爲此書。引類屬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其或然與。初予承乏翰林。三山林公手授是編曰。此某三世家藏也。吳中亦得見此不耶。後二十餘年。乞歸休去。日與仲山徐公論文林下。因檢出以示人。僉曰是不傳之祕也。一時學者爭手抄而私寶之。余恐其未知所從得也。故書之簡端。嘉靖二年。乞恩致仕。姑蘇守溪王鏊撰。

右天祿閣外史八卷。讀書本題汝南黃憲著。王守溪序說此書不恆有於世。僅出於晉。後藏於唐之田宏萬卷樓。復流散不傳。至宋韓泊學士乃得之祕閣典籍中。後爲三山林氏家藏。卷首載有謝安田宏評語。篇末間附韓泊論贊。謨以爲是皆作贋書者創爲之說。幷序文亦非守溪作也。後漢書明以周燮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風流高潔合爲一傳。其於論憲固云言論風旨。無所傳聞。而此序乃云范氏不立傳。必其未見此書。曾謂守溪固陋一至此乎。此書究不明爲何人贋作。而王序作於嘉靖二年。則自嘉靖以前此書必尚未傳於世。而其時何景明李夢陽諸公。方當剽竊周秦。割裂漢魏。自以爲眞古文。安知此書不卽何李之徒摹擬而作。而好事者又託爲王序以重其書耶。古今僞書多矣。若漢張霸百兩篇。隋劉炫連山易。唐張弧子夏易傳。王士元亢倉子。宋張商英古三墳。元吾邱衍晉史乘。楚史檮杌。明豐坊子貢詩傳。申培詩說。大抵傳僞書之人。多卽作僞書之人。然其書或傳或不傳。或當時發摘其奸。或後人掊擊其繆。皆得指目爲誰何。獨此書不知作者主名。始出於嘉靖時。至萬歷年間。屠緯眞遂采入漢魏叢書。毛氏津逮祕書因之。以此見前明中葉以後。風氣詭異。雖以同時作僞之書。亦甘受其欺愚而不悟其非。吾是以爲傳此書者痛惜。而又不能不爲序此書者解嘲也。若通鑑綱目於安帝延光元年書黃憲卒。本傳謂憲終年四十八。而外史猶次及董卓之亂。且盛毀王允。此其繆妄蓋不待攻而自破云。汝上王謨識。

天祿閣外史總評

晉謝安曰桓帝初政朝野咸望其中興賢士濟濟于國黃憲爲安帝時名儒隱居不仕桓帝幼時聞其名及卽位屢聘不就故天下號爲徵君帝後荒於政權移閹人黨錮蒙難海內曠然孫往寫遊息國有感於異鷰乃歷聘諸侯以興漢室爲己任退與子弟陸續之徒著外史五萬餘言蓋以志微旨



唐田宏曰東原黃叔度所著天祿閣外史一書實繼春秋而作者也其文章奇古典雅有先秦以上之體非劉向揚雄輩可及此史流于晉桓溫惡其諷時譏世而焚之故此史往往不傳梁昭明太子慕其文以千金購於天下竟無所獲迄於聖唐此史稍出予素嗜經史百家之書嘗築樓以藏天下遺籍及得此史乃歎曰天祿石渠承明著作之庭何先此史而創乎今讀其文誠古之良史也竊又疑之當時諸侯封建之國考之漢書所載又有不盡合者如東漢都於大梁卽魏國也而此史有說魏王之文十餘篇詎有天子降而爲王乎況叔度本一含光蘊秀之士其卻安帝之聘而不就孝廉之辟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叔度有焉豈辭君聘而苟就諸侯之遇又必不然也大抵此史之作率多寓言憂國者非徒翫其文惟取其志而已矣

陸贄曰外史一書世所罕有其議論皆經濟之學王佐之才或以爲晉初竹林諸賢所作未可知也

翼聖江氏曰史稱申屠蟠超然免於評論而黨錮之禍有至鬻身爲傭苟免詆署者見侈爲幾先獨黃叔

度歷聘諸侯王若建標而樹招焉卒以無虞此所以加人數等也當時諸賢固以顏子況之而宋儒亦以是科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叔度無愧色矣獨其文字稍有時詮不類東京至其忠國悱世卽事納牖有子輿氏之風脅人脫而疎于事必非所及

天祿閣外史目錄

卷一 實韓文二 十一篇
巡幸
燕言
交情
兵法
祝頌
去惡
機論
形勢
災異
問兵
寵倖
智論

讒說
愛憎
論學
難進
妖孽
世子
賢妃
嫡庶
奪嫡
卷二十三篇　賓客文
辭受
鬬邪
時勢
樂論
士論

玉論
重賢
論易
嶧山
君賜
出虎
天文
名器
卷三 賓齊文 五篇
待士
齊姬
將才
封禪
留賢
卷四 賓魏文 十一篇

入梁
圖霸
辭爵
繼立
桃林
諫獵
受餽
卜諫
取謗
去就
去魏
卷五十四秦文賓篇
遇樵
待樵
誅賞

盟會
琴論
燕居
僊論
黨錮
見幾
上林
觀雪
汚吏
三軍
去奉
卷六 賓晉文 十四篇
適晉
逆旅
傷時

謀國
防胡
一難
二難
三難
四難
五難
修德
董卓
蟾臺
貽書
卷七十四篇
至關
招賢
問疾

尊王
自強
平刑
黜陟
請金
辭爵
火災
避難
岷山
崛山
去蜀
卷八資楚文十二篇
去就
時勢
田獵

恥辱
漁論
色荒
晉使
龜丘
遇漁
陽山
歸韓
感時

天祿閣外史卷一

漢　汝南黃憲著

賓韓文

巡幸

天皇幸于蒼梧。楊秉諫曰。臣聞聖辟不徹政而玩世。哲主不輕權而荒體。非有碩功駿烈銘諸人心而可以觀諸侯也。昔禹治水平壤。區畫萬國。以鎮民神。故巡狩諸侯。百姓若捧太陽之餘光。臨九河而頌禹烈。躡會稽而懷禹功。夫先王之於巡狩。亦不得已。驅馳車駕。經越山川。祀之以歲月者。豈荒於遊觀哉。陛下龍飛初躬勤于政。天下想太平之風。日食則赦。地震則省。此初政之勤。是矣。安順之朝。貴戚怙寵。以賣威福于天下。延及今日。海內愁困。相尋以兵。市無商賈。陛下則以爲清淨之治。饑民號泣。陛下則以爲雞犬之鳴。由此觀之。奸臣之壅也。亦衆矣。陛下不悟其奸。而高拱無爲以聽其亂。又爲巡幸之舉。駐驆蒼梧。輕玩萬乘。涉不測之地。憒楚國之財。通奸臣之隙。而宮闈若壘。臣恐蒼梧之雲。向陛下而增悲也。請聖駕還宮。以慰邦畿臣民之望。天皇納其言。是歲京師三輔地震。

洎曰。危言激論。可爲諫君之法。

燕言

徽君遊古息國。寄嘅而吟。有燕憩于枯榆。而言曰。息國無君。吾子奚爲此遊也。徽君聞而恠之。乃叩曰。汝

燕也。何以能言。對曰。吾乃桓靈之魄也。是爲幽厲。炎炎之室。其將頹乎。汝其輔諸侯。言畢而泣。遂飛於冀州之墟。徵君語弟子曰。其怪也若是。此亡國之象也。小子其識之哉。乃以杯酒酹地而誓曰。漢室不靖。奈倉黔何。燕言息國。枌榆之柯。負君之靈。曰吾乃幽厲。炎炎者傾。汝其輔之。憲也狷介。不敢以徵。天道悠悠。物有信然。其怪也耶。其靈也耶。若天假于言。靈假于物。憲敢不唯命。竭股肱之力以報所天。徵君既作息而歸。見郭泰立于庭。郭泰問曰。子焉適而至暮也。曰。甫釣于汝水之濱。樂而忘歸。是以暮也。曰。然則子何爲而有憂色耶。曰。不得魚則樂。得魚則憂。曰。子何以不得魚爲樂乎。曰。甫亦樂魚之樂。而亦憂魚之憂也。不得則縱。得之則烹。魚樂于縱而憂于烹。今吾之憂。是魚得其餌而吾得其魚也。故憂。然則今之爲士者。皆得餌之魚乎。郭泰笑曰。子其縱矣。窺子之意。將王室以爲罫。諸侯以爲池。洋然縱之而赴于罫。是子以王室爲憂乎。曰。徵子不吾知也。子且休矣。乃取琴而歌。郭泰喟然曰。子之琴于斯也。其箕子麥秀之歌而託諸琴乎。遂合榻移日而去。

交情

李膺訪徵君于徵門。雪甚。道遇郭泰而問曰。子得見叔度耶。曰。泰也以布衣交。安得不見。子以軒冕交。亦軒冕者謁之耳。安得見。李膺有慚色。乃稅駕于野。與郭泰乘蹇驢而造焉。有樵者臨溪浣足而歌曰。衡門之雪霏霏兮。有客縕袍寒谿澹而無聲兮。木落遠皐。二子聞而凄然。時童子候門。見二子來。振衣長嘯而入。徵君及階迎之。復見郭泰而喜。謂李膺曰。甫久不見元禮也。李膺再拜而道曰。膺以羈故。不能仰挹清

範戾也。久處僻壤。每聞令音。私自暢滌。往歲發使者瀆以咫尺之書。穢以不腆之饋。亦惟是夢寐以相達也。子何辭吾以饋而報吾以書乎。徽君答曰。憲也聞之。貧者不報人以幣。故辭于使。猶報也。夫饋甫以幣。分君祿也。以君之祿而饋人。故亦以君之祿而完也。完祿而報書均無得焉。憲之卜廬于斯也。春秋之期。有牲醪足以供祭。一日之餐。有蔬食足以爲嘗。晝則杜門。有琴籍足以爲娛。夜則寄臥。有蒲榻足以爲安。豈復餘乎。夫受而不報。恥也。不能報而受之。亦恥也。故君臣以全義。兄弟以全愛。夫婦以全禮。朋友以全恥。古之道也。李膺曰。膺也陋。不能測子之度。若漢室結難。雖盤步之儒。咸効驅馳之勞。章句之士。咸奮鉛刀之力。而況子之偉乎。郭泰隱几而臥。徽君謂曰。林宗已卜車于夢寐中。泰應之曰。聖軌賢轍。一行一藏。時哉各努力也。是歲梁冀作亂。

兵法

有巨盜攻冥阨之關。一郡大恐。居民遁逃而無所歸。賊有名司馬龍者。力敵三軍。勇冠百萬。懸千錢于百步之外。箭九發而九破。以此擅譽。時羣盜將陷關。司馬龍曰。吾聞郡有黃叔度。未可攻也。乃結營於關外。有司聞之。創匈詣於徽君之廬。以綺輿迎之。徽君辭曰。憲。汝南鄙人也。未嘗入簿書之室。遊刑罰之庭。是以不諳國家大議。盍訪諸奉高乎。有司詣曰。徽君王佐才也。何足辟讓。賤令不職。不能靖安土壤。使男女愁歎。父老奔走。羣盜以殺掠爲名。屯於冥阨。聞徽君之賢。故未敢驟攻。而勢已破矣。誓不往。是絕百姓以乘寇也。徽君奚安乎。遂行。徽君以綸巾元服。乘輿至關下。謂諸將曰。聞賊中有司馬龍。其人勇而能射。所

向無不殘滅者。必誅之爲利。若以計卻之。猶開道而放熊。終爲人患。夫靖一郡而貽患于他。胡可忍也。且以動王室。故以計死之者安。以計禦之者半。有司及諸將謝曰。民之禍也。敢問計安所出。徵君曰。敵善射。則不可輕用其將。敵負勇。則不可輕用其卒。故兵家設機于虛實之間。是以決勝。夫敵之所謀者。在內而不在外。吾之所謀者。在外而不在內。此兵之所緣而虛實也。諸將曰。何謂謀在外而不在內。徵君曰。試之。乃令壯士百人。執戟守關。以文武四臣攝之。諭以兵情。間道而出。遠近埋伏。騎卒遊其間。令關吏登堠舉烽。關外鳥雀皆驚。使賊衆不疑伏兵在外。又令關下勿擊柝。示以懈禁。徵君鼓琴帳中。司馬龍聞之。笑曰。此必叔度作閨態也。吾知其弱矣。遂急攻關門。賊衆曰。關不擊柝而鼓琴。此詐也。內必有伏。且勿攻。司馬龍曰。吾聞黃君多謀而默。以六經爲文。六韜爲武。今吾衆臨關。彼優然鼓琴而戲敵。計誠詐也。且待某畔。徵君謂諸將曰。賊中矣。擒之何有。復令壯士舉烽火。後隊伏兵亦舉火應之。大呼曰。救至。賊衆駭。亦舉火以視。延燒空舍。火光燭雲。徵君令關內勿舉烽煙氣昏慘。壯士守關者皆寂杳不譁。成列而不敢動。司馬龍曰。救至而內不應。吾料伏兵疲矣。救必懼而不逼。遂躍馬彎弓而前擊之。其後隊步卒且進且退。火遙不相接。欲勒馬而歸營。前隊伏兵鼓之而起。司馬龍橫戈馬前。向衆呼曰。待火向可戰也。賊衆亂。步卒與騎馳。其後而襲之。司馬龍失火不能戰。自刎而死。賊衆追及。見纓汙血中。哭曰。司馬將軍死矣。吾輩何以生爲。皆自殺。一郡悉平。徵君之是舉也。不傷一民。不置一庫。而措汝南於枕席之上。可謂奇矣。君子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其叔度之謂乎。

祝頌

天皇封徵君以愼陽之田。又以蒲輪幣繻聘之。徵君上表辭曰。臣昧死言。嚮者犴狴之勞。奚補于社稷哉。以天皇之明。不察臣之非劣。而聽左右之譽。賜臣以愼陽之田。寵臣以蒲輪。榮臣以幣繻。縟以爲禮。遇之過也。昔者許由抗志於唐堯。務光執節於殷湯。二子者。亦遭際聖世。而蒙隆禮殊錫之光。竟辭而不就。以窮困其身。天下不以堯湯爲棄賢也。且有令名。臣賢非許由。智非務光。而有堯湯之遇。極寵錫之榮。以嘉菲臣。故草木落于待黃之秋。而衡門之蒿獨茂。塵礫沸于會風之候。而寒谷之雲不飛。亦以休風之宜暢。而聖情之凝鬱也。臣實惡焉。是以荷日月之餘輝。而流汗交襟。惕然而怖慄者有以也。臣自揣不能從事於輔弼之列。而厠于吁咈之廷矣。臣願天皇聖明。愼刑罰。躬節儉。禮儒臣。放佞人。以疏骨鯁忠言之路。容臣于草莽。歌詠鼓琴。以揚仁風。擊壤以鳴聖澤。此臣之所以仰祝于天皇也。臣北面稽顙。彌增感激。待命草間。無所逃遁。謹上表以聞。天皇深允其奏。然卒不能用也。是歲命丞相以下。講老子於太清殿。匈奴寇雍冀二州。南人叛。

去惡

梁冀之誅。徵君謂袁閎曰。甫聞去惡木者易。去惡根者難。袁閎曰。子何不效斧斤之力而去其根乎。徵君曰。間者國家多故。典刑蕩然。得意而遷善雖忌忠而必賞。失意而渝怒雖寵佞而必誅。溥賞厥忠。故厚誅之。薄誅厥佞。故厚賞之。異賞而同誅。殊勞而同辱。是賢不肖淆也。夫淆不可以致士。淆則賢者難爲清。不

肖者難爲濁故賢者死于憂患而不肖者死于安樂也淆其臣卒以自淆淆主在上則潔士在下孰可致也夫上林之材非無惡木清渭之流非無濁波有道之朝非無佞臣顧明王之馭耳是以舜誅四凶賢類繼焉紂戮比干佞臣用焉此皆不淆之主也戮賢而近不肖其過也闇猶可悔也以賢不肖而淆之其過也亂不可理也故秦以淆而亡愼到曰得馭者調其駁失馭者逸其驥其是之謂乎

韓洎曰梁氏旣誅單超徐璜左悺唐衡具瑗等嗣亂其後曹節王甫之徒惡浮於梁冀五邪流衍朝廷而黨錮之難作梁氏之誅果何益于漢室哉

機論

韓王見徵君徵君方耕而歸望韓王之軒棄鋤而隱之韓王返國他日又見親以幣將於庭徵君乃就載以歸謀甫王室之策徵君是以不能辭於諸侯韓人有善弈者以弈說徵君曰子知弈之道乎徵君曰不知也弈者曰吾與子弈之可乎曰夫弈以機勝以不機敗吾不能機何弈之爲曰子惡機而不弈不知子之機過于弈乎曰何爲其然也曰弈之機虛實是已實而張之以虛故能完其勢虛而擊之以實故能制其形是機也員而神詭而變故善弈者能出其機而不散能藏其機而不貪先機而後戰是以勢完而難制雖然此特弈之道耳若機之流于衆妙也肆而淵乎羲皇得之而畫其卦神農得之而藝其穡軒轅得之而奠其兵勳華得之而禪其器夏禹得之而驅其澤殷湯得之而陳其網周武得之而奮其鉞蒼頡得之而愧其文女媧得之而煉其石許由得之而洗其耳儀狄得之而制其酒造父得之而神其御后羿得

之而精其射。伊尹得之而負其鼎。公輸得之而雲其梯。寧戚得之而扣其角。伯牙得之而鼓其琴。老聃得之而守其谷。孔子得之而擊其磬。昔有抱甕者。惡桔槔之機而不用。然烏知抱甕之爲機乎。由此觀之。天地萬物皆機也。機其運于應物之所動。于無形之源乎。今子之出也。將以仁義爲機而運諸侯于掌上。鉉兆民于軌物。經之綸之。弛之張之。吹之噓之。若噫氣之雄風。而解駭乎萬竅。其機也如是。奕何有哉。夫聖人以仁義爲機。賢者以禮信爲機。謀士以術數爲機。辯士以縱橫爲機。此機者。皆利于諸侯而顯名者也。吾子其握聖人之機以游說諸侯。則漢室可舉矣。當今之時。得機者顯。得聖賢之機者。貴不可限。子翕而不張。亦何取于機也。盍翕而張之。噫仁義之氣。而解衆庶之鬱哉。徽君曰。吾將機乎。

形勢

徽君說韓王曰。夫諸侯之國。有爲天下樞者。莫如韓。韓固戰國也。宛穰襟其東。大乘峙其南。武關亘其西。成皐鎮其北。韓之形勢。足以扞四面之敵。通諸侯之盟。而中臨天下。呼則諸侯應。招則諸侯來。若長江盤紆於中。而九派之流爲之爭赴而下注也。以韓之壤地。視諸侯之疆孰廣焉。韓之人民。視諸侯之衆孰勇焉。以諸侯之譽望。視賢王之聲孰美焉。是三者皆無出于王之右矣。自大禹創業于夏。申伯受封於周。楚子設險于方城。秦人用武於南陽。故韓之國實英雄致王定霸之壤也。漢興。凡南陽之勢。遠控乎西京。以爲羽翼。新室顚漢。二雄割據。光武倚春陵而發跡。更始臨淸水而建號。皆韓之南陽也。賢王承九葉之運。當天下之樞。昭之以令德。修之以文武。暢之以禮樂。可以會盟諸侯。而光濟王室。夫南陽、智士之所出也。

賢王能折節下士而選豪俊于南陽之衆與之謀國而靖民以顯其業無使百里奚之事于秦而范蠡之謀于越也賢王據此而不圖臣恐天下之形梯矣夫擁成皐之固以爲金湯採析邑之鐵以爲劍戟登魯門之關以揮勁戈遏淮水之流以飲疲馬臣固知賢王之無功也夫王室之盈虛係于韓王室之強弱係于韓王室之安危係于韓王若不修德則王室必虛必危必弱王若修德則王室必盈必強必安自然之勢也賢王欲輔王室而不修德是猶大舟之濟江河而焚其楫也其不能濟亦明矣此臣所以爲賢王計也臣布韋之士蒙賢王二顧之殷遇臣以不次之禮是以披素露膽于賢王之前也王其圖之

韓泊曰此篇乃徵君說諸侯王第一策忠義之氣激揚慨切藹然於言外其視戰國蘇秦張儀之輩眞霄壤矣乎

災異

桐柏山崩淮水潰決衆昜之民死者大半韓王憂命左右告於徵君曰桐柏韓之巨鎭也今崩王室必有難其若之何徵君不答左右返見韓王曰臣以君之命告于黃徵君傲而不應是無禮于君也請逐之韓王曰國有大咎而又逐士寡人之戾益矣是寡人不能恭而使左右以寄命能無傲乎遂命駕而見徵君徵君方鼓琴韓王詣其館而謂曰叔度其涼哉何不弔寡人而乃鼓琴以娛也徵君對曰臣聞之國之修短吉凶卜于龜士之兆卜于琴瑟今臣之鼓琴也始彈白駒其聲戾以殺繼而彈關雎其聲婉以和臣故得禮於賢主也請問何憂韓王曰寡人不德不能舉職于山川遺戚王室寡人是懼敝邑三歲無稔邑將

爲墟。今桐柏告崩。淮水潰決。以溺我人民。蕩我禾黍。傾我廬舍。寡人雖象不能施號於敝邑。亦先君所封也。寡人是以徼福敝邑之山川。而天賜之以禍。何以示民。茲賴徵君之明德。以庶寡人幸毋棄也。徵君曰。有是乎哉。憲也未之信也。請與王觀焉。遂涉淮而登桐柏。水溢于境者方數百里。林不露巢。城不見堞。男女之尸矯如巨魚。被髮而浮於波瀾之莽。王歎曰。自孔子觀呂梁以來。未有此水也。徵君斂容而對曰。彼猶得蹈水之術。今之蹈者。其無術乎。不然何傷之多也。豈惟韓國之禍。王室其必有難乎。是歲匈奴寇邊。黑霧三日如夜。君子曰。幽厲之氣彰矣。

問兵

韓王問兵于徵君。徵君辭曰。臣禮樂之士也。不能以軍旅對。韓王曰。寡人聞之。治世則用文。亂世則用武。用武之世。奚事禮樂哉。徵君對曰。夫君子修文德于用武之世。寓陽道也。故百姓和而易霸。修武德于用文之世。寓陰道也。故王室備而易隆。今以用武之世而不修文。則諸侯皆雄。鄰國無釁。何以樹伯王之功哉。若以武雖強弱殊效。而百姓之殘均也。王何緩禮樂而急戎事乎。臣是以不敢對也。韓王曰。昔齊桓陳師於召陵。以聲楚。而遂建九合之績。秦王出兵于函谷。以迎敵。而足收六鼎之形。孰非用武之明效哉。春秋戰國以迄於今。談兵者雲集。角武者熛舉。上則折衝于帷幄。下則覆軍而殺將。當此之時。禮樂無有也。夫制敵者非揖讓之化。強國者非威儀之容。故禮樂不可治于用武之世也明矣。徵君奚隱厥術而不以誨寡人歟。是使寡人無奮也。徵君對曰。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梯。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

以導其氣。列之以行伍。作之以金鼓。飾之以旌旗。明之以弓劍。節而後舉。利而後動。故能克敵而定戰。桓文之兵。昧禮樂而猶足以節制。是以霸其身而天下謂齊晉能諸侯。若兼之禮樂而節制。奚翅乎霸。且賢王不聞有苗之格乎虞廷之舞。聞其干羽矣。而未聞以其兵也。豈有苗之悍不若今之胡虜哉。亦干羽者乃有虞之所以爲兵也。至春秋戰國之君。以百姓爲蠃蠃。以刀鋸爲金帛。苟有匹夫高枕而寐者。天下皆以爲祥。其殘也如此。臣願賢王之勿效也。韓王曰。昔晉文之伯。不以兵車而爲諸侯之盟主。又納天子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曹衞楚宋不勞而歸服。是晉文亦禮讓之主而不黷於武。特未能樂焉。由此觀之。豈惟節制之師哉。徵君對曰。召襄王于河陽者誰乎。臣而召君。非義也。凌諸侯之盟。非信也。以此而號諸侯。非禮也。一舉而三非。春秋責之。若桓公其庶乎。以韓之彊。以賢王之風馭之。伯不足圖也。乘是時而懈禮樂。雖用力十年。臣固知王之止于伯而已矣。且以後于晉文。夫晉文之伯。猶節制而當之以權也。今賢王之權在天皇。于王何有。若淵默而修德。則賢王之權歸矣。韓王曰善。

寵幸

韓王有玉壺紫英二姬。寵冠于宮。二姬聞徵君之賢也。求韓王聘之。徵君見韓王于黃翼之樓。二姬隱于雕屏。窺而巧笑。徵君謂韓王曰。隱屏者誰與。韓王曰。此寡人寵姬也。慕徵君之令名。故隱屏而窺耳。徵君曰。笑臣者誰與。韓王曰。卽隱屏之姬也。徵君作色而對曰。臣雖猥士。不能笑諸侯而乃爲二姬笑。臣何以賓於王乎。韓王曰。徵君何固之甚也。寡人之愚妾。不以一笑而辱徵君。夫笑、妾婦之庸態也。徵君以妾婦

之庸態而罪寡人之姬。何弗裕也。徵君默。韓王乃命二姬出見徵君。二姬又隱袖而笑。徵君曰。夫以王之二姬。猶能辱憲。況諸侯乎。臣敢辭矣。二姬寤其意。乃向屏而泣。徵君曰。二姬尚弱。是笑也。不以臣累臣于共泣而見也。韓王解容。置醴酒以宴之。命二姬奏樂於屏。五舉韶而樂不奏。韓王又命之。二姬對曰。妾恐辱徵君也。樂之音重于笑。徵君之辱亦重於笑。是妾有笑罪。君不命妾之贖而又重之。妾以爲徵君無所報于韓矣。徵君曰。嗟乎。二姬之用智。臣不若也。王能馭之。則韓國必強。不然王其荒乎。何以能國。韓王曰。寡人命二妾奏樂。以徵君無命。故懼而弗樂也。焉用智哉。徵君對曰。昔者周幽王之姬曰褒姒。美而不笑。然國之危也。卒由於笑。故諸侯之不可笑猶士也。今二姬之笑。有褒姒之所不爲者。而反無周之危。故笑而知其侮。泣而知其弱。辭樂而知其智。韓王曰。寡人命之樂而罰之以達旦。何智之敢用也。於是玉壺況瑟。紫英彈箜篌。以觴奉徵君。酒激于地。徵君曰。臣不敢飲。韓王曰。何以不敢。曰。以賢王之尊。不能使二姬觴反代二姬以觴臣。何王之自卑而崇寵也。臣故不飲。韓王曰。寡人命二姬觴徵君。疑而不飲。寡人是以觴之。意者寡人取二姬之觴。徵君又疑耶。取觴而飲。寡人亦唯是解疑於徵君耳。豈崇寵而自卑乎。寡人得二姬實美而貞淑。又飾之以音。寡人晏密。非以偕樂也。而徵君疑之。且以難使二姬黜寡人。是徵君之捐過矣。徵君辟席而對曰。噫。王之二姬。臣實不知其美也。臣之所美與王不類。有名曰仁。狀若慶雲。容若幽蘭。譬若陽春。使之輔諸侯。則百姓懷之而頌音作。九夷八蠻皆來朝。有名曰義。狀若凜霜。容若青松。厲若秋宇。使之輔諸侯。則禁淫慝。誅暴亂。使盜跖可化爲伯夷。此二姬者臣之所美也。若王之姬。朝不過絲

竹之奉。夜不過枕席之安。弛庶政。棄百姓。禍足以亡國。故珠玉爲塵。錦綵爲灰。綺幕鏤床。棲于浮雲。寶瑟箜篌。寂于煙露。富貴之樂。于王何有哉。王不寵仁義而昵冶容。臣竊以爲賢王之蠹也。韓王有慚色。徵君辭酒下階而出。韓王送於宮門。顧左右曰。寡人今日得聞仁義之美也。二姬怨而譏之。

智論

徵君憂二姬之譏。復說韓王曰。夫尺蠖蜉蝣。同出于陽。而不爲尺蠖之鳴。黃雀青蜓。同翔于空。而不爲黃雀之舉。鯤魚蝮蛇。同潛于水。而不爲鯤魚之化。若此者。豈限于物力哉。氣使然也。故蜉蝣之安于默。蜻蜓之限于飛。蝮蛇之困于遊者。彼亦烏知尺蠖之鳴。黃雀之舉。而鯤魚之化也。唯不知。故以類羣而不毒。是萬物之淑慝。皆以無所知而能相安也。使其有所知則必慕。慕則必傾焉。惟人靈覺于物。故無大愚。亦無大智。無大智故有知而不慕。有慕而不傾。有傾而不殆。有殆而不窮。窮則必復。若乎王素主之於凡庶。惟無所大知。是以賤而莫知其所以貴。貧而莫知其所以富。陋而莫知其所以揚。勞而莫知其所以逸。困而莫知其所以亨。變化若神。動靜若運。凡庶惟羣處囂囂然以顯之爾矣。昔倣象之於重華也。無大智。故得以靖而不夷。魋虎之於仲尼也。無大智。故得以康而不隕。項籍之於高祖也。無大智。故得以興而不復。雖德與智合。以光耀于天下。而銘偉功。亦命使之然也。豈惟乎王素主之異于凡庶哉。今有愚夫老於田野。與子孫守十金之產。而盜賊不攘其室者。亦盜賊無大智也。況於受命之主乎。今賢王居必伯之國。受世昌之封。膏腴之沃壤。七百餘里。雖周之申伯鄧侯。未有若賢王之隆也。夫南陽雖封於先王。而實天之所

賜。賢王欲乘而興之甚易也。以賢王之明而失可伯之時。是使齊桓晉文笑於前。秦孝公齊威王議于後。無乃棄天之賜而削先王之封乎。願王恭禮天下之士以結其心。遠內嬖之讒以清其志。則天下士必奮然樂爲之用。而賢王之名尊矣。此鄙臣所以婉娈而長歎也。王其熟慮焉。韓王曰善。

讒說

二姬以計去徽君。讒于韓王曰。妾聞諸侯皆寧。則不可畜士以養覺。百姓皆贍。則不可逞志以求危。今王室無東遷之弱。藩籬無犬吠之儆。君何慮之過也。以君之賢而安享大國。天皇之寵賜日益于君身。雖河間東平之寵。不能加於君也。君之倉廩蓄以百萬。宮室之麗積以蜀青。玩好之器來自絕國。鐘鼓簫瑟之聲畢陳於前。妾得侍于君之掌下以供娛樂。是諸侯之安富尊榮。亦莫有加于君者也。君享千歲之祿而爲終身之樂。以昌後嗣。不亦善乎。今遊說之士。不顧君之後嗣而取耀于目前。非忠也。不憂王室之亂而勤王以圖伯。謀不測之功。非義也。而且不智。是以磨舌於諸侯以要顯譽。釣空業而爲賢。進而若惆。退而若憂。得齊之情而泄于楚。得楚之計而通于秦。在路則御者爭之而不恥。在國則順者揖之而不額。吐譚縱橫。乍喜乍怒。似蘇秦蔡澤之詭行也。以妾料之。不過假諸侯之顏色而求餌于四方。豈能益人之國家哉。君速布令于國中。以屏遊士之跡。且無潛於鄰壤。是絕覺也。逐說而絕覺。則君與妾均是福也。幸無忽焉。韓王曰。予素不昵。故說士不遊于國。向者徽君謁予而諷以汝二姬。故汝不忘疇昔之泣而加惡耶。夫徽君非口舌之士也。其德足以馨於天子。其才足以賓於諸侯。其志足以潤於百姓。其謀足以安于社稷。

不可惡也。予其亮於是。汝二姬毋佞。明年韓王遊雲夢之山。與徵君同車。二姬怨王。作別戀之歌。歌曰。雙鸞遊兮紫庭。朝噰噰兮春陽。鳳舉兮雲夢。悵寂寞兮哀鳴。歌竟。遂縊于宮樹而死。

愛憎

韓王與徵君遊雲夢之山。將遊鹿臺。韓王聞二姬死。謂徵君曰。吝。乃命左右旋駕。徵君因間韓王曰。王之歸爲二姬乎。不然。何返駕而罷鹿臺之遊也。王若歸則二姬生矣。臣不能從王以歸。而待王于鹿臺可乎。韓王流涕而道曰。寡人不敢匿所愛也。寡人處宮。二姬不疎于側。宴則忘酬。臥則忘夢。是二姬之事寡人。若影之附于形也。今寡人之出不謀二姬。以寡人是懟。遂哀歌而死。是寡人若行陰雪中。而不覺形影之離也。徵君對曰。王爲雲夢之遊也。何不舍臣而攜二姬乎。臣以爲王之忍也。韓王曰。寡人辟暑乎豐山。二姬進清冷之泉。寡人遊丹水之上。二姬進丹魚。寡人泛于伊洛。二姬進魴鯉。寡人田于狼皐。二姬進雉羹。是寡人與二姬。亦嘗爲此樂也。今雲夢之遊。寡人以徵君在。故二姬不得侍。二姬死。寡人雖有畫眉之妾五七。卷髮之女二八。亦無以爲也。徵君對曰。王以二姬之死。猶鬱而戚。而繼之以涕。今有賢者爲飯牛之歌而不得君。死于國門之內。王聞其士之死。亦戚然而垂涕乎。韓王曰。然。徵君曰。使王之遊既無從士。又無寵姬。王荒而弗返。士與姬怨。姬死于宮。士死于境。王聞之。將憂士乎。抑憂姬乎。韓王曰。士與姬皆寡人之腹心也。其生也偕樂。其死也偕戚。寡人奚擇焉。徵君曰。夫從事于王者。內則姬焉。外則士焉。士必擢其讒。姬必憎其狷。由此觀之。王之左右。士與姬不能並也。王命駕而遊。姬在爲士者憤而死之。苟達於王。王

亦能以寵士之情愬于姬而垂涕乎。王雖憂士之死。必不向素憎之姬而涕也。夫涕哀之跡也。小哀則戚。大哀則涕。不可僞也。王之于姬。臣以哀而知王之戚。以涕而知王之信。何王之寵士不如姬乎。臣今從遊于雲夢之山。王以臣之故而舍姬。姬亦以臣之故而怨王。是二姬爲臣而死也。不然。何王向臣而涕。有悔用臣之心。臣其危乎。韓王默然良久而言曰。寡人豈以二姬之死。而遂謝天下士乎。徵君其無疑寡人也。遂遊鹿臺而還。

論學

韓王好淮南之學。問于徵君曰。淮南之學。其博于孔子乎。徵君曰。臣未之敢聞也。韓王曰。昔有東方之客曰無閎生。七歲而誦讀書于無閎之岳。容若處女。東人皆以爲玉鬼也。寡人覩之。問以學。其言曰。臣有淮南之學。而去其智則善矣。是以寡人好之。夫無閎生學於無閎。必其以孔子爲師也。而乃稱淮南之學。可謂不博於孔子乎。徵君對曰。無閎生。卽臣之弟子李爭也。今從臣于王之國。臣聞其以庖希之學。孔子之道而宗之。若淮南則固蔑之矣。何取于博。韓王軒然仰笑而墮冠曰。徵君果以無閎生爲弟子耶。寡人親聘之以論古學。徵君曰。王雖得無閎生。不能用也。韓王於是益遇無閎生。無閎生謂韓王曰。王何忘臣之言乎。韓王曰。何爲其然也。無閎生曰。昔者王以淮南之事問臣。臣曰。淮南漢之宗室也。讀書三牘。文如貫虹。然卒以滅身而亡國。此非君臣之義不明也。由學博而貪生。智陋而昧時勢也。若淮南之學。博而約于衷。騁而歸于性。成章而潤于質。則令名昭揚而可以帝漢矣。不然亦足以延子孫而光輔乎漢室。于今猶

賴焉。此臣之昔日之論也。而王忘之。非所謂善用其言者也。昔有越人行舟而遇低梁。望之乃石梁也。溢于潮。梁不沒者三尺。舟不得進。越人鑿其梁。力竭而斃。頃之潮涸。後有涉梁者。又待潮而不進。有漁者曰。子何不踰梁而待潮乎。若不踰梁而待。是使越人笑于梁。烏得爲善用其舟乎。今王用臣之言而復爲越人鑿梁之計。謂其賢于鴟夷而忽漁者之論也。臣竊惑焉。韓王拊髀歎曰。善乎子之諷也。寡人將委心於子矣。無閒生曰。臣師徵君。以二姬故而王疎之。何也。韓王曰。寡人何敢疎徵君哉。二姬失亡。實戚寡人。子事徵君。寡人亦不以子諒。又不能以子而諒徵君。故寡人三陳醼而徵君不享也。子幸教寡人。敢不勉矣。是歲日食既。君子曰。易明式微。

難進

徵君七日不見韓王。王謂左右曰。徵君以二姬之故。七日不臨。何捐棄也。左右告徵君。徵君答曰。甫欲見王。竊恐王之心未解也。夫人之所交。其易合者必易絕。故孔子去衛。其難合者必不易絕。故甯戚曲干乎齊而後相。難易在君。士因之而潔名以保身焉爾矣。雖然。夫賢士行一志也。亦視其所向而爲之舉憂樂者。吾道之門也。故愛其士則不輕用其道。樂其士則不驟違其志。不輕用其道則士益尊。不驟違其志則士益忠。士益尊。故寵有所不能移也。士益忠。故讒有所不能間也。甫見王之蠱於前而哀於後。是耗氣狗志之端也。耗氣而未絕者。必乍明而乍惛。狗志而未賈者。必乍強而乍弱。此之謂失經。失經則政事不平。刑罰不當。天下士豈復有樂爲之用哉。所以鼓琴七日而杜跡于王之庭也。夫君子虛以照物。宏以納機。

偶以出滯公以應化故能保其國家今王之心度實有梶焉召而後見時或舉二姬於心況不召而往見胡可暢也得無惡乎左右以其言復于韓王王以牢享之侍而問政朞月而韓國無冤民有司廉道不拾遺楚人進羅氏之女倚風于王王立爲姬而寵之

妖孽

徵君遊崆峒之山見一老者祭一古塚祝曰炎炎之室其棟將頹田爲戰場奸雄啼徵君聞而怪之命從者訊其故時陰風南來黃雲夕暝二老號哭遂化爲鳩飛于巖木之顛從者匍匐而告曰此何異也徵君曰吾聞國將亡聽于神今二老之謠非人之言也又化而爲鳩其怵也甚矣夫九陽之窮也依烏而爲鳩鳩有利口是傾國之象也由是觀之王室其將亂乎今外戚盛而主柄移羌虜獗而皇威伏賦斂急而頌聲息炎異虐而德音乖雲擾之禍釀于朝夕可坐而待也諸侯之賢者及是時布德而施惠招賢而下士分祿帛于無告之衆以固懷其心窺王室之動靜而陰鎮之弱則單力而扶危則倚名而舉誅戮愛臣翦滅汙吏攘外夷而固中原盟諸侯而定雄業此誠一時之策也今以韓國之勢乘而舉之若飄雲之遇風奔流之赴壑孰能禦之哉此二老所以號哭而寒心也言未卒二鳩長鳴而逝徵君顧從者曰昔子房受書于圮上之老人而知漢賴以興余聞謠于崆峒之二老而知漢因以亡小子其識之乎

世子

韓王世子卒徵君哀其賢而哭之左權周岑曰子哭世子也爲其賢乎徵君曰然曰子之賓於韓世子未

有重焉。又弱而好音色。日與左右鬬鷄走犬。以爲遊狎之樂。此薄德也。子奚賢之。曰。韓王暑而求凍饌。世子以私財作冰室。取羹饌而藏之。既凍。乃進于王。韓王說。爲之賦懷冰。美世子也。及世子卒。倚風去冰室而命築鏡妝之臺。甫是以悲爾。周岑曰。子何不諫。曰。吾也其在乎。吾也其在乎。

賢妃

韓王夢二姬與之遊。王驚。倚風侍寢而撫曰。君寐弗寧。何謂也。王曰。吾方與玉壺紫英遊於香圃。臨翠華之池。二姬乘舟采荷而墮。吾是以驚。嗟乎。二姬死矣。猶與夢寐。何婉孌也。倚風出幃。秉燭而諫曰。妾以爲君之夢商嚴也。而君云云。是二姬既死。猶不愛君。況其生乎。妾亦臣僕也。不敢以色誤君。生不願爲二姬佞。死不願爲二姬遊。君之明德。胡可障也。妾今得幸於君。苟不自善。則天下亦必以妾之故而笑君。猶二姬也。妾聞二姬有罔寵之過。有毀善之愆。而又有怨君之戾。以怨而死。何德焉。今又蠱君于夢寐。妾以爲君之思必深也。以是心而思士。其高宗乎。妾昧死瀆君。君其念之。王笑曰。吾有汝以佐內。徵君以佐外。夫奚憂乎。倚風曰。妾聞關雎之詩何義也。王異之曰。汝聞始及此乎。吾聞徵君云。夫風始于關雎。基風化也。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思賢才而不傷乎善。以之風諸民而民化。以之和諸樂而樂隆。周之王業。原始要終。固非善也。是故關雎者、禮樂之原也。文王以懿德之德。猶不自聖。惟后妃是求。以佐陽政。故正王宮而風天下。則文王之爲也。吾誦關雎而思文王乎。事殷之心不渝於夫婦。而化洽中國。此所以爲文王也。夫是之謂關雎。倚風曰。君奚不哀窈窕而思賢才乎。王怒曰。汝烏知吾之不哀而思也。倚風頓足而言曰。二姬

怨于君而君哀之其死也負于君而君思之。妾是以君測未能也。王乃歎曰。吾不穀。天賜以諍姬。是吾禍也。遂置酒作樂。命左右歌關雎之章。噰噰堂下。韓王與倚風撫瑟和而之。王謂左右曰。寡人無句踐之恥而竊有志焉。乃酹酒于楹。左右皆觴之。謝曰。臣不敢盡命也。是歲韓國大稔。諸侯聞韓王得懿姬。咸以千金搆於四方。如韓之倚風者。于是國人鴈于市。農舉于野。布令累月。餽美女者乘載于路。韓王聞之。笑謂左右曰。寡人得羅氏之女。方諸二姬何如。左右皆曰。二姬美而未仁。若倚風則仁美兼之。豈惟傾韓之宮哉。雖吳越燕趙之產不能匹也。故諸侯咸以千金索其姬。必欲如君之倚風而後爲美。是以國鄙之女有一目一眉之麗者。悉進于宮。雖然。如倚風者臣未之聞焉。夫倚風、天下之寶也。而君得之。諸侯流聞。皆慕君之咏關雎也。君亦唯是儀刑于宮闈。毋荒其色。毋耽其宴。毋淹其鄭聲。以勤樹公室。不亦顯乎。且徵君有顏回墨翟之賢。賓于茲國。諸侯若失重負。由此觀之。雌雄之形決矣。況諸侯之富。皆埒王室。求如倚風者易。而求如徵君者難。君勿忽焉。何以明其然也。昔者文王拘羑之時。凡迎紂之欲。以釋文王者。豈皆后妃之力耶。賢佐之謀不可誣也。君得倚風而委以宮。若國之大議。必賢者佐于外。然後可。今君之得徵君也。不能虛腹以下之。委政以隆之。坐謀以詢之。使諸侯倚瀨而觀笑。此臣等所以不忘君之誓而隳肝膽於前也。君有其國而無其土壤。不可謂完。有諸侯之爵而無其人民。不可謂貴。是勢不在君。君安得而守之。王室將有累卵之危。苟一日謝于天下。又何所恃乎。周公之攝非篡也。成王弱也。桓文之與非逆也。周室替也。故聖人權時而體運。豈能與繩墨之士同哉。君不可不熟計也。王不聽。是歲楚人求睦于韓。韓

王問于徵君。將以辭使。以楚實有盟意也。徵君對韓王曰。諸侯相睦。禮也。禮不可失于諸侯。失則隣國之使不入于韓之疆矣。不入則韓必孤。奈諸侯何。韓王乃享其使而報之。

嫡庶

韓王欲以倚風爲夫人。莊白諫曰。不可。夫先生因名以定分。使尊卑貴賤無相瀆也。是故內有后妃嬪御。以佐內政。宣陰鬱也。外有公卿大夫郎官之屬。以贊外務。暢陽蔚也。故天子以諸侯爲級。有級而後有序。有序而後有則。和斯交焉。故天子之于后。猶諸侯之于夫人也。聘以示禮。宴以示好。居正以示位。告廟以示宗親。蠶以勤示。故能爲天下母。諸侯亦然。禮有之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唯齊體於君。是以光佐於內而致享於神祇也。由此觀之。嫡庶者禮之經也。不可亂也。故嫡有庶而無降。庶有寵而無降。寵之以色。則不可踰於恩。寵之以賢。則不可濱於禮。夫禮。名之防也。天子以禮防兆民。諸侯以禮防國。卿大夫以禮防家。士庶人以禮防身。皆所以防乎名也。濱禮則名瀆。名瀆則不尊。不尊則悖。悖則淫。淫則狎侮刑罰而爲天下辱。此國家危亡之形色也。昔桓公葵丘之會曰。以妾爲妻。則伐之。非私典也。所以尊王禁也。今倚風處君之宮。執庶之職。賢聞諸侯。君之明亦孚矣。倚風美而有娠。君之寵亦孚矣。夫美而賢。端也。執庶。恭也。君欲一朝而隆之。無乃不可乎。執是名也。不足以爲君重。而隆是名也。亦不足以爲姬重。且以玷姬之名。累姬之美。而返譽于諸侯。即臣見韓國之日卑也。君其愼之。王不聽。乃訪于徵君。對曰。臣何必言。韓王曰。何謂也。曰。臣聞莊子諫王是也。臣故不言。韓王曰。然則寡人爲何如也。曰。以王之所

爲子其晉文乎。王悟而悔之

奪嫡

徵君見韓王。坐而論政。乃設五喻以動王。王喜而飲酒。倚風鼓琴于宮。擧關雎之音。徵君聞之。叱曰。是琴也。始作有仁鶚之聲。繼而有鵰鷙捕物之聲。誰其鼓之。誰其鼓之。韓王笑曰。此寡人之寵姬倚風也。徵君曰。然則何爲而琴關雎之詩乎。曰此其所嗜也。徵君曰不可。夫關雎之詩。詠后妃也。亦惟后妃得而琴之。若倚風雖賢妾也。妾何得而述關雎乎。下凌上。卑越尊。不可謂順。臣聞倚風之好爲關雎久矣。王以爲賢。臣竊以爲憂也。夫瑟以發音。音以昭志。志伏于內。則瑟之音平以和。志戰于外。則瑟之音激以乖。今姬也有戰志。王之夫人。其將殆乎。以姬之淑而播釁於瑟。非祥之徵也。夫釁不可長。以寵而長釁。是玩百姓而瀆諸侯。且以倍盟誓。王何利焉。王若從其所嗜。則四鄙之諸侯。皆欲無禮於王。而天下之謀士去矣。昔周之東遷也。猶依晉鄙以爲固。今王室微弱。所望而依者諸侯也。以韓之強。王將修政之不暇。而驟以一寵隳其紀綱。則千歲後。王室卒不能向韓而依矣。何韓之大國而不晉鄙也。臣不佞。寄食于諸侯。亦視王之此舉以爲去就。弗敢阿也。倚風聞之歎曰。事不立矣。徵君出。有嬖人讒于倚風曰。以夫人之賢而處卑位。雖有懿德婉行。不能範于國。竊爲夫人惜之。今乘君之寵幸而弗自圖。恐華落不再榮。而嫱妤之怨踵矣。徵君固賢士也。聞夫人之鼓琴而驟諫。彼將以二姬待夫人。恥孰孔焉。夫人欲得志于宮。必去徵君而後可。倚風曰。君今聽其計。爲之奈何。嬖人曰。夫人尚可爲也。君嘗與夫人宴碧華之池。夫人是時宜窺君之

酣而泣于前曰。妾處幽獨。被日月之末光。得奉箕箒之役。舉宮無間言。妾何幸有此譽也。君亦不以妾之賤而殘其寵。欲舉妾有不次之恩。以爲君重。妾實菲薄。不敢仰手而承也。側聞徵君短妾於前。而結君之左右。君信以爲讒。是妾罪也。然以君之明不能照妾。而使爲士者謗于道路。以傷君之明。君何以一妾而自累也。願君賜妾以死。無使賢士曠于市朝。以爲君辱。昔二姬之死愛君也。不可謂怨。妾欲與二姬遊于泉下。以觀多士之集韓國也。夫人以此說君。君必啓前之心而去之。此堅寵陰愛之計也。倚風曰。然。計其中矣。明日王果與倚風宴遊碧華池。倚風如嬖人之言以愬。倚風泣。王亦泣。遂議立倚風爲夫人。是歲徵君行。

天祿閣外史卷二

賓魯文

辭受

徵君去韓魯聘先諸侯而至。乃不入魏而之魯。宿于濟陰。有盜者竊其笈。從者曰。子窮矣。徵君曰。是何足以窮我哉。夫君子達于內而窮于外。樂于心而困于跡。此負道者之爲也。如是甫焉往而不窮。故游諸侯而不得志。是吾窮也。頃有韓使至。餽百金以爲贐。徵君不受。從者曰。若子其矯者也。子欲以忠信爲笈。仁義爲贐。則弟子之從子也。安能食子之忠信。飲子之仁義。而免其饑餓耶。吾聞君子出而不行其素。則寄口于諸侯以爲資身之策。故仲尼有絕糧之窮。孟子有受贐之義。窮則執。餽則受。禮也。子奚狷介而自困其身乎。智者不爲也。徵君曰。噫。是何言之陋也。汝不能食甫以忠信。飲甫以仁義。而欲寄口于諸侯以免死于道。是從遊者皆乞人之徒也。乞人一日不得食。則餓死溝壑。是欲寄口而不可得也。汝必爲乞人之計。則簞食豆羹之間。殆有甚于乞者。汝亦畏死而取之耶。充以乞人之心。則盜跖之貪爲是。而伯夷之廉爲非。是盜跖何智而伯夷何愚也。今有伯夷爲師而盜跖爲弟子。可乎。汝以仲尼之絕糧爲窮。孟軻之受贐爲義。而病甫也。不知仲尼獲麟出涕曰。吾道窮矣。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孟軻曰。萬鍾于我何加焉。由是觀之。仲尼亦未嘗以絕糧爲窮。而孟軻未嘗以受贐爲義也。且孟軻之受贐于宋。蓋有故矣。當是時。

宋之君。于孟軻未嘗也。在國無變人之讒。去國非簡賢之故。是以受宋之賻而不辭也。不然。何卻齊之兼金。辭齊之萬鍾。而綽綽乎有餘裕哉。今韓之遇甫也。以好色之心好士。而無惻誠內蔽于讒。外障于佞。若之何就之。甫是以去韓而賓魯。不幸遇盜。日中無餐。僕有饑色。車不接轅。容笈而往。韓王適餽甫以金。此稱義之禍塗也。甫之不受。又何疑焉。夫失志于韓而受其餽。是猶魚之失水于淵。而又吞其餌也。受餽者傷于義。吞餌者傷于吞。其貪均也。汝欲甫受韓王之餽。而自同于吞餌之魚。死則免矣。其如義何。韓使爲之於邑。乃棄馬而還。魯人聞而餽粟。徵君受之曰。義也。

闢邪

天皇祀老子于宮中。自謂紫微玉眞帝君。羣臣上表稱賀。李固諫曰。臣聞陛下以聖德自崇。而仰建乎極。此不可以爲號也。昔我孝武皇帝誕求神仙。肆與士木。六經表章而未旌。是以方遊之士踵跡而進。以師事之。及其徂落。天下稱武而不稱眞者。以天子無遠民以自崇也。陛下卽位以來。國無寧歲。匈奴諸種。鴟行而入寇。雨雹日食地震。太白熒惑。水旱之變不及奏。宮廟陵闕之火不及聞。負比干之忠者或幽于請室。張如簧之巧者或臥于廟堂。臣竊思之。可爲寒心哉。陛下誠宜恢裕德化。振肅綱紀。以消汙穢鬱濁之氣。朝夕儆惕。居之以恭敬。無怠。然猶未能挽漢室之隆也。今又崇禮老子。表立乎號。惰萬幾之憂。易百姓之望。非所以熙光于祖宗。而垂聲于後世。臣以非劣之才。忝列三朝。顧無尺忠寸直以報陛下。亦無詖媚之行。以爲陛下辱。然臣隱忍于質帝之秋。而欲效忠於陛下之朝者。亦有待也。臣今吐心裂腹。以覺悟陛

下。陛下不以爲然。老子不能爲陛下忠。陛下反屈膝而師之。以重爲權奸之竊笑。此徵臣所以憤懣而流涕也。使老子有知。必以臣言爲是。而亦不享陛下之祠矣。夫陛下疎周孔之道。而親老氏之術。臣恐天下搢紳之士。翕然嚮風。皆舍儒而崇老。以瀆朝廷。此非陛下之福也。書奏。帝不納。徵君聞之。謂李斯曰。嗟乎難日至矣。

泊曰。李斯此疏。考之漢書。皆無所據。若爲漢之遺史。則范蔚宗失之多矣。大抵外史所載。往往不可考。陸宣公獨謂此史疑晉人所記而述者。不無見也。然李公此疏。較諸漢書諸議。文更雄雅。

時勢

徵君見魯王。魯王築五丈之臺以延賓客。賓客聞而來者。揚眉洗舌。各負霸王之策。持長短之譚。而求得志于魯。魯王大酺賓客。奏樂于臺下。賓客以巵爲魯王壽而言曰。今日之會。臣等何幸而厠于大王之末也。王以爲天下之勢。孰強孰弱。天下之國。孰大孰小。天下之士。孰智孰愚。天下之民。孰衆孰寡。魯王默然久之。乃答曰。寡人處蕞爾之國。不能揣天下之形情。我先君封于魯。非周公之子孫。而享其茅土。然先王之化。至今賴之。寡人是以修過於四方之士。借光於藩封之列。宣揚文武以夾衞王室。無使豪傑之議其後。爲天下戮笑。此寡人之願也。今者築臺以延士。而天下士歸焉。不以寡人是棄。寡人辱以五鼎之宴。而天下士樂焉。不以寡人是誹。以魯之民人寄於不穀之一人。亦惟朝夕懼慄。而求四方之規寡人也。先王其若之何。客曰。大王知食葉之蟲乎。有數仞之木。其葉扶疎。油然而陰。人皆以爲值寒而凋。待黃而落也。

方其五六月之間。蟲生其下。以枯葉綢繆而爲巢。附絲于枝上。潛飲朝露。以爲無傷其木也。不知旬日之內。其葉稀稀。其木濯濯。向也扶疎而成陰。今則頹然而無葉矣。其所傷者。卽其所棲而爲蔭者也。夫蟲依乎木而亦傷乎木。豈其心哉。所食在此。固不能舍木而求食也。然則一蟲之微。非能傷乎數仞之木。一木之傷。亦非一蟲之力也。木之質不彊。而所蔭之葉徒足以資餓蟲耳。故葉欲榮則蟲益附。葉欲凋則蟲益食。其勢然也。豈惟食葉之蟲乎。有三寸之魚。畜乎方渚。憑依乎茂藻之間。蕩漾乎回瀾之際。以爲是魚之所逝而息也。不知苑囿潰于淫雨。而方渚之波通於川瀆。而魚皆掉尾而去。遐逝乎江湖。旁泛乎數澤。而東躍乎滄海。若鯤之變化而飛翔焉。雲行雨施。周流八埏。而鼓動宇內之萬物。是其在渚也。安于渚而不知海。其在海也。又安于海而忘渚也。亦其勢然也。吾聞聖人觀魚蟲之所靜。而知其所動。故一弛一張。或柔或剛。伸縮無迹。動靜無方。亂世則爲魚蟲。治世則爲侯王。吸而爲秋陰。呼而爲春陽。其變化也。莫知其涯。故聖人之顯烈無窮焉。王何不爲聖烈之跡而忍魚蟲之舉也。夫天下之勢皆強而吾獨弱。則弱者持其勝。天下之國皆大而吾獨小。則小者固其患。天下之士皆智而吾獨愚。則愚者保其名。天下之民皆衆而吾獨寡。則寡者守其要。魯小國也。勢弱而民寡。有君子而無智士。不能起釁於大國。大國方以藩屏之職是效。而無事于攻伐。乘此而修德。何民不服。乘此而畜衆。何民不強。乘此而治旅。何兵不銳。不於此時圖昌後之策。陰修仁義。非乘時之雄也。大王其熟慮焉。魯王曰。昔齊桓有葵丘之會。晉文有踐土之盟。彼二君者。皆尊周而攘夷。遂爲霸王。寡人欲修桓文之絕業。不亦可乎。客曰。夫以大王之賢。附天子之光。擁

魯國之地有徐兗之饒河濟之利龜蒙之限以爲固修德而舉桓文不足爲也其奈大王何魯王不能對徵君拂纓而前曰何爲其然也昔周室既卑封建之國皆爲戰場商鞅范睢儀秦之徒相踵而入弄轉圜之舌以遊說諸侯天下莫當焉彼得行其說者亦時也今天下烏可比肩而語哉子欲以儀秦之術行於成康之世猶鷹隼之羣而爭於鸞鳳之林其不然亦明矣且憲也聞之識時者不先乎衆成事者不謀于家此豪傑之用心也以若所云不足以重魯而適足以重斃又何賴焉魯王稽首再拜曰都寡人今日得聞先生之誨敢密厥志矣

樂論

魯王享徵君於南宮陳六佾之樂魯王問曰今日之宴得無欤乎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耳矣徵君乃命樂工舞於階其儀蹌蹌其羽揚揚魯君曰韶舞何加焉徵君謝曰可以娛臣之目矣夫樂至于娛心而後和和而後化干羽格苗鳳凰儀韶淫魚聽瑟孟嘗泣琴豈耳目所能感哉今王以耳目之樂爲心娛臣是以不敢隱也魯王曰敢問娛心之樂徵君避席而對曰駿哉王之問也夫王人者營政三年而作禮積德十年而作樂樂也者禮之極也形于舞蹈而合乎性和于上下而合乎治雍容而合乎德無言而合乎化使歌者忘其聲舞者忘其態觀者忘其揖讓和而不淫怡而不縱故禮極而樂隆是故郊社之樂所以和神祇也宗廟之樂所以和昭穆也宴饗之樂所以和諸侯而洽賓旅也和之以心暢之以八音如春陽之鼓萌蘖時雨之沐萬物此之謂娛心之樂魯王曰善

士論

魯王疑士。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陳軫云。夫諸侯以士爲體。故動無異形。以士爲心。故謀無異慮。好士者如飲甘羹。擇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于諸侯也。魯王曰。士不同與。曰。豈可以利諸侯者。亦不同焉。臣聞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揚。五者可以定利諸侯之士也。昔孔子以道遊諸侯。墨翟以仁遊諸侯。管仲季札端木賜孟軻荀卿以禮義遊諸侯。范文子趙衰晏嬰范蠡樂毅魯仲連以智遊諸侯。商鞅毛遂荊軻蘭相如之徒。以信術遊諸侯。廉頗趙奢孫臏吳起司馬穰苴李牧養由基孫武子之徒。以兵術遊諸侯。蘇秦張儀公孫衍蔡澤陳軫代厲之徒。以縱橫遊諸侯。以道遊諸侯者。諸侯師之。以縱橫遊諸侯者。諸侯役之。士役于諸侯。則馳辨無端策。發慮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于火。三寸之舌芒於劍。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焉利于諸侯哉。魯王曰。寡人得徵君。果利于魯乎。曰。徵君師也。臣不敢譽。曰。荀爽何如。曰。爽臣之甥也。使之輔賢王。可以膺一面之寄。盜賊不敢棲蒙山而窺魯。王其聘之。魯王歎曰。舉不諱親。忠也。不譽其師。敦也。子之器。足以輔寡人矣。是歲魯王田于曹南。獲貙以歸。

玉論

魯王愛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荊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荊山之玉。卞和得之而

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玉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于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鳧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無璵璧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王之所藏不盡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藪也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後魯無叔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也遊于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臣請完鼎而返楚無使魯庭有刖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國何利焉王不聽

泊曰此等文章全是戰國策其一篇主意又絕類李斯上秦皇書更出一機局便覺文氣奇逸但內有展禽之後一段文字頗類滑稽體學古者當自識之

重賢

魯王得楚人之玉謂張裘曰昔卞和獻玉于楚王楚王卻又刖其足以示衆夫卻玉不明也刖士不仁也今寡人好玉楚人以荆山之玉進寡人賞以千金是卞和不幸而遇楚王也由此觀之寡人其優乎張裘

對曰王不如也魯王曰何爲不如曰臣以爲楚王之明也故不如夫得玉不足以強國王知之乎知強國者不以玉則楚王之卻不可謂不明也刖士而絕佞人不可謂不仁也當是時使和氏進一荊山之士于楚王則亦不待三獻而三卻也況刖之乎今魯國之士抱器而進于王非特楚人之玉也而王不賞之獨何與王自以爲遇玉之禮過於楚王待楚人之禮過於和氏而不知王之戮于天下士也有甚于刖足士之抱器而歎亦有甚于和氏者乎何王之明于玉而闇于士也故曰臣以爲王不如也魯王勃然變色而言曰子何以寡人訕也寡人好士築五丈之臺而延賓客叔度不至寡人聘之叔度至寡人爨之何謂不遇哉曰王之遇叔度特楚人之遇耳遇楚人而猶寵其玉今遇叔度而不能寵其道可謂遇乎哉臣竊謂賢王不取也魯王曰子不誨寡人終沒沒矣遂以楚玉賜之

論易

徽君將見魯王驟雨至居而讀易周岑左權朱儁孔紹祖侍坐朱儁曰儁聞之古之豪傑不以章句而媚時故有志者往往得奮其策而樹功于天下刊名於竹帛此豪傑之所爲也夫子賓于魯魯王師之出不爲甯戚之窮進不爲馮謹之乞動不爲子方之驕語不爲韓非之激温裕足以寧其人民忠恕足以達其政事貞亮足以光其社稷而值多難之朝遭慆蝕之世此誠豪傑得志之秋也今夫子踈踈然闇而若拙默而若愚終日端居而讀周易不亦鈍乎徽君曰汝惡知哉昔者吳起以兵機見魏文侯得顯其身而卒以自斃商鞅以刑名說秦孝公秦國治強封商於之地秦是以有窺周室之心蘇秦以縱術說六國諸侯

得相其身。然二子卒蹈車裂之禍。民無思焉。至于韓非李斯劉淮南之徒。皆明智而通達博文而延譽。然猶不免于顯戮。此由昧易之道也。故知易者善爲巧拙愚智之間。隨時而動。緣機而流。宜柔宜剛。宜弛宜張。宜行宜藏。宜圓宜方。此之謂知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朱儁出周岑左權。孔紹祖疑而問曰。子之論易。予小子不識所謂也。敢問今何時哉。曰蠱。曰今漢室雖亂。其子孫猶蕃於有商。皆據必爭之國。守膏腴之壤。相與而輔佐之。猶可濟也。何謂蠱哉。曰是則然矣。汝獨不見蛛之結網于屋梁之隅。可坐而待食。自以爲安。及棟梁朽而椳顛傾。蛛乎雖欲寄一絲以聊適。不可獲矣。當今之世。何異斯夫。

洎曰。讀此可與論易理。且文思不竭。

嶧山

嶧山崩。魯王問徵君曰。天禍敝邑。嶧山崩焉。此何象也。徵君對曰。昔者秦始皇東遊鄒嶧。刻石頌功。意者天惡其侈乎。魯王曰。自秦以來幾數百載。何及于寡人之身。嶧山始崩。寡人唯是請罪于天皇。以求附庸。除顓臾之垣而棲也。徵君對曰。昔者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關于莘。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魯公曰。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邶。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

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幸士之人不靖。舍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日念茲。若陷深淵。汝惟克勤毋怠。以鎮綏幸士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讓。裕其桑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遇。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坼。水不濫溢。若此者。以國之政。魯公出之。國之民。魯公治之。國之官。魯公用之。以魯公之賢。當周室之盛。而委國之責不辭。魯焉得而不治哉。若今之諸侯。有祿而無壤。有壤而無民。政有司出也。民有司治也。臣天皇之命也。三者王不得而權之。是諸侯寄於國也。非寄于諸侯者也。寄于國則魯之安危。王無與焉。間者嶧山之崩。豈王之有戾政于國而欲任其責與。此臣之所未喻也。夫古者諸侯有罪。則削其壤地。以暴過于鄰國。民亦懟之。今王畏漢室之必削。而求附庸之壤。苟與之以顯臾。亦漢室之自削耳。何足爲賢王辱。無壤而求削。無民而惡辱。臣以爲賢王之計過矣。漢室昏亂。山崩川竭之災。無諸侯之國無之。豈惟一魯國之嶧山乎。王若請罪而求削。不可以示諸侯。王其圖之。魯王曰。嗟乎。寡人小心。是以請耳。

泊曰。此篇有周公誡百禽書。與經之訓誥何異。然乃不見于尚書。豈秦火之失與。若失于秦火。則外史又何自而述也。竊爲後學擬之。

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于子。豈辭一謝乎。徵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于羹者哉。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鼎。非士不餽。餽士而

使士不及嘗奔走詣庭而謝何王之待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鼎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爲非禮也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于賢王之庭而陳謝焉王毋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無深恙乎對曰鴈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何仁義之爲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美烹一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沛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饗也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之羹乎魯王歎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其子之謂矣

出處

魯王田于穀成徵君謂大夫韓韜曰魯王二田矣甫其歸乎韓韜對曰子之遊豈爲一魯王哉是以二田棄諸侯之望也子其磯矣徵君曰今諸侯好田其不爲魯王者亦寡矣盍歸乎哉吾有先人塚廬隣于勢族將以我侵乎有桑田十畝災沴不時酺政不息將以我傷乎衡宝其幽蘭蕙扶疎陰庭之皐雜桂與槐蔚然而林將以我伐乎風雅典謨左右陳之以琴以瑟左右張之將以我毀乎南望中山實馳所心盍歸

來乎。曰。噫。子何戚之孔也。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于蔡。徵服于宋。擊磬于衞。接淅于齊。絕糧于陳。故在陳歎曰。歸與歸與。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于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與之歎。非仲尼志也。子欲辭魯而行。請復遊于諸侯。可乎。苟漢室分崩。諸侯不輔。相尋以兵。肥磽之壤。皆爲戰場。老者赴深壑。壯者流四方。當是時也。子將奚歸乎。此羈戍之所爲而老馬之所以惋望而流嘶者也。吾子勉矣。徵君曰。不然。吾聞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予之歸。勉予之遊。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昔殷將滅而微子逝。周既衰而接輿狂。秦世虐而四皓棲。新室亂而薛方遁。易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此之謂歟。今王室有新之漸而無方之舉。吾恐老馬亦掩嘶而竊笑矣。嗟乎東京爲諸侯憂。韓韜喟曰。子固矣。夫昔洒傭負羹而殷舉。屠叟漁渭而周獵。五羖投秦而繆霸。甯子干齊而桓興。孫卿遨遊于楚趙。子輿馳騖于梁滕。范公顯越而鴟夷。張郎佐漢而辟穀。此數子者。豈無塚廬之思。躬耕之樂哉。誠知立功爲不朽也。諺曰。荷鋤候雨。不如決渚。言時不可緩也。徵君顧其弟子曰。知權乎。知權乎。

天文

徐淵遊于蜀山。見蒼禽集西岡之坡。順風而交鳴。徐淵異之。歸而問諸徵君曰。此何禽也。曰。其蒼鵐乎。鵐之孕不精而感。不交而生。其感也以風。其生也以睨。此之謂氣化。其鳥蔵于爾雅者也。子不聞觚竹之荒。有鳥曰鵸鵌。翼生于股。熒惑見則孕。是以禽而感于星也。嘉陵之墟。有鳥曰鵸鵌。臨溪而啄影則孕。吐于口而生。是感于水也。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十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于日也。此三禽者。爾雅不

得而載焉。由此觀之。凡海外之荒國。其不名之禽。無稱之獸。惡可窮哉。是地無窮而物亦無窮也。曰。然則天地果有涯乎。曰。日月之出入者。其涯也。日月之外。則吾不知焉。曰。日月附于天乎。曰。天外也。日月內也。內則以日月爲涯。故躔度不易而四時成。外則以大虛爲涯。其涯也不睹日月之光。不測躔度之流。不察四時之成。是無日月也。無躔度也。無四時也。同歸于虛。虛則無涯。是以日月之外。聖人不能範圍之而作歷。日月之內。聖人不能損益之而成歲。故歷者循其迹而作者也。曰。天之旋也。左耶右耶。曰。清明不動之謂天。動也者其日月星辰之運乎。是故言天之旋。非也。規天而作歷。猶非也。驗諸運焉云爾已矣。曰。何謂分野。曰。上古之輿壤地無紀。不貢不賦。穴居而野處。後聖爲之經畫九州。以鎭其民人。奠其山川。頒其貢賦。地于是乎有紀。由此觀之。聖人別九州而紀地。所以配天之文也。非緣星而紀也。夫星辰之茫昧。亦未嘗屑屑然而爲之分。是故象緯者。天之文也。九州者。地之施也。天地異位而合化。故聖人之烈照于天。若分野之所謂。則六經之未述者。吾奚徵。曰。淵也聞魯王好天文。譚星之士四方輻輳而進。子何隱厥藝哉。曰。愼人紀而貪天文。惑孰甚。吾未之學。不敢進也。

洎曰。此外史之天文志也。

名器

徵君將如齊。魯王賜以黃金百斤。徵君謝而不受。乃以所乘之輿賜之。徵君出魯之彊。對魯使而言曰。昔聞先王辯物以章軌。光耀一世。故車服有等。爵賞有度。使諸侯士庶無相瀆也。今魯王之輿。諸侯之器也。

而賜布衣之士。瀆也大矣。夫禮以防瀆。瀆則僭。僭則淫。淫則亂。亂則滅。春秋之嚴。固不遠也。諸侯之欲親士。豈無彝器。而必以輿乎。焉可瀆也。昔我漢祖翦強秦之緒。而光有天下。封建同姓。割土而諸侯之魯。得以徼福于周公伯禽。以庇其子孫。保其宗廟。而恆有其國。朝覲以懷之。宴享以親之。錫命以榮之。此天子所以寵綏諸侯者也。然諸侯不能有其民人。食其廣土。以述其職事。有封建之形。而無其權命。以魯國之弱。不于此時。躬修仁義以懷其民神。則百歲之後。魯其爲墟乎。而況瀆其器以自同於徒行之旅。是失其所載。神弗祐也。夫爲士者猶策驢以代勞。況于諸侯乎。今去魯而出關。朝歷山川。夕犯霜露。士之勞也。若乘魯王之輿而見齊王。則齊王之輿猶魯也。齊王以爲魯不能禮而瀆之以器。士不能貞而瀆之以躬。是輕隣國而恥士。又何達焉。夫天子以輿載命。諸侯以輿載職。士以輿載道。今以載職者而載道。弗可行於諸侯也。子爲我辭魯使返其輿而告魯王。魯王歎曰。齊其待士乎。是歲。魯王俘其弟妻以寵妾易之。君子是以知魯之不能禮也。

天祿閣外史卷三

賓齊文

待士

齊王饗徵君以牢。次及李元。爲其齊國之東鄙賢士也。次及孔紹祖、魯狷。爲其魯爲齊之一壤也。左權獨恥之。乃據楹而嘯。謂齊王曰。昔者楚趙會兵之際。有按劍絕羣一言而定楚趙之盟者。王以爲誰乎。齊王笑曰。此非平原之食客毛遂也。曰。毛遂爲趙之長城而王輕之。何也。曰。寡人聞之。醜女不能治。時盛則變。醜士不能忠。恩盛則激。若毛遂者。特激于恩之所感耳。故曰戰國無默默之士。亂世無優優之臣。其是之謂乎。曰。噫。何王之懷抱不明也。夫口舌長短之士。使之在定國則默矣。爭利怨戚之臣。使之在治世則優矣。孰謂士有不易之行哉。宜王之席臣于未光而不能激也。且夫以齊魯之士則親之。非齊魯之士則疏之。是臣之後于三子宜矣。苟有士產于絕國者。聞王之風而歸之。其視臣猶臣之視齊王之士也。王將何以待之乎。臣與徐淵張裘朱儁四臣者。皆食客之徒。無重于齊國。恐一辱之後。天下之賢俊。必以臣之故而逝矣。由此觀之。臣雖食客。未嘗不爲齊重也。齊王有慚色。自是宴饗齊王獨加禮焉。

齊姬

齊有閹者通于齊王之姬。姬譽其閹者于王。乃使人代其閹職。以閹者能歌舞而美。故得昵于左右。在王

之宮。歲餘。閽者畏誅而避于市。姬以婢索之。謀洩于宮。齊王方與姬飲酒。命姬鼓瑟。姬以目窺于庭。瑟音不和。齊王撫觥而咤曰。汝有瑟技而寵于前。今鼓瑟而音不和。汝何爲者。姬跪而進曰。妾之幸于君王。猶魚之狎于江海也。江海不爲一魚而深其流。君王不爲一妾而深其恩。妾之寵寄於瑟。妾之戾亦以瑟。喻也。君以瑟之故而戾妾。妾自以爲必誅而無悔。雖然。吾君負伯王之器。操英雄之柄。何明于鼓瑟而闇于謀國耶。今全齊之民。其不爲瑟者亦寡矣。苟鼓瑟可以和民。是罪戾在妾也。不和于民而和于瑟。瑟何利於國哉。和瑟之音在妾。和民之性在君。君誠以妾之寵寵于衆。以瑟之和和于民。則妾雖就鼎鑊之戮。而諸侯皆以明歸君也。王曰。汝欲吾以和民。亦猶汝之和瑟與。吾雖爲東藩主。民無責焉。治撫全齊之民。皆天子有司也。吾是以朝則耽宴。夜則甘寢。無憂于心。無勞于力。故飲酒而鼓瑟。無事于民。吾欲汝相諧而被于音樂。其寵祿以終吾天年。而況天下一統。海內一王。禮樂雖未暢洽。而典刑尚存焉。故諸侯藉天皇以行樂。雖空其國中。而外無敵國之釁。內無大臣之爭。此吾所以樂也。若齊民之弗和。固有司責也。今之諸侯。朝覲則不得述其職。交隣則不得尋其盟。雖夷狄作難而諸侯之兵不徵。亦以靖諸侯也。吾何爲哉。姬因泣于王曰。妾聞諸侯接壤。光輔王室。千秋之後。安知不爲戰國乎。今亦季世也。權降于下。國無綱紀。災異紛挐。苛網橫騖。鄰國之諸侯。豈無勞心焦思而謀其國者哉。是以周室削而桓文伯。二世暴而高祖興。故智者不失時而守默。伯者不逆民而從欲。願君熟計而勿與俗羣也。徵君聞之曰。吾聞智婦多淫。淫婦多藻。其齊姬之謂乎。

有燕將亡于齊。能爲雲梯之術。善舞戟以好鬬。殺一人于燕市。遂奔齊。齊人留之。因進于王。王曰。寡人非用將之秋也。請卻之。次日復進于王。歷試其藝。王曰。寡人非任將之才也。請舍之。燕將恥不得見于齊王。乃訪徵君于會臺。載拜而告曰。僕燕之鄙人也。以薄技遊于齊。一見齊王而不能用。僕是以進不得揚于國。退不得耕于野。年二十而無所成名。固薄技之累也。先生以仁義之策于諸侯。齊王禮事之以爲上賓。光被鄰國而天下士趍風焉。僕以亡命之徒。不能自飾。竊欲謬附于青雲之末。苟得以片時假譽于王。僕之榮也。昔鮑叔薦管仲而霸桓公。蕭何進韓生而興高祖。今先生有鮑蕭之明。而僕無管韓之略。所以屢黜而不悔也。僕聞大廈之朽棟。以之削而爲椽。則不知其爲朽也。高岡之枯竹。以之織而爲籠。則不知其爲枯也。藪澤之賤士。以之汲而爲臣。則不知其爲賤也。僕雖抱朽棟枯竹之資。亦可以爲良工之一用。願先生其汲之。苟有小裨于國家。無忘報也。徵君對曰。先生之言善矣。如得用于齊。則何如哉。燕將曰。僕將以兵術說也。今漢祚不振。夷狄內侵。國無良輔。郡無循吏。重賦斂。十室而九空。熾刑罰。十夫而九怨。何岌岌也。得一賢王而圖之。起桓文之絕業。盟會諸侯。以誅姦爲名。而尊王室。安兆民。衰則扶而翼之。危則繼而興之。此霸王之權也。今爲諸侯患者。無他。有國而無士。有位而無民。無士則不能闢其國。無民則不能尊其位。諸侯晏然。以爲百世不易姓而化也。故無事于宮彊其國。不知異姓之夫。提劍而步。剪諸侯如決囊。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爲安。亦不得已。而況舉桓文之業耶。此僕所以荷戟而寒心也。昔子產

圖鄭而晉不慮其彊范蠡謀越而吳不知其霸弱不忘恥小不忘釁故能保社稷而懾諸侯今齊國地方千里限之以岱嶽經之以濼河南有濟兗之利北有德景之饒堂邑之戰場足以講武三面而臨馭諸侯又多智謀之士皆擬于盼子機變之儒皆侔于晏嬰若齊王樹德而懷仁務農而講武委僕以攻戰之任隆先生以帷幄之責而國之權在齊王誅一不軌曰天皇誅之討一淫國曰天皇討之應運而舉王霸不足爲也徵君喟然歎曰憲聞之天下有道則英雄假跡而高臥天下無道則英雄吐氣而齊聲由今觀之王室其將卑乎燕將曰昔我漢祖虎變於前而創不拔之業光武龍翔於後而建中興之功劉氏之天下二祖豈能自爲哉謀臣猛將雲合而慄舉破見失策神懾而鬼驚故二祖一朝而成帝業今齊王失土而求諸侯是何異于失網而求魚乎夫王室將卑謂之隆諸侯無權謂之雄僕誠所未喻也何則王室隆而諸侯謀權者必危其身王室卑而諸侯無權者必絕其統今齊王之權何有哉僕是以知諸侯之不能扶漢也徵君曰先生有良將之才苟得志于齊二年而修武五年而積粟齊其霸乎

封禪

齊王將遊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秦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岳觀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勒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秦好爲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

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內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卽極玩武佳兵。傾海內之命。渾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詭謀之慮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假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毀宴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蹤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予矣。乃命左右紀之。

留賢

齊王蠶色。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聞于王。王使五臣留行。姬侍于王之前。以紈掩面而問曰。君命五臣留行者誰耶。豈非徵君爲乎。齊王曰然。姬乃叩頭而諫曰。君能愛士而不能與之謀。若以妾故。是妾得戾於齊之社稷。妾雖菲薄。不敢以色蔽士。夫徵君志士也。何君之愛士不如愛色耶。請賜妾以死無使爲諸侯笑。齊王曰。汝且休矣。吾將禮而用之。明日謂左右曰。寡人將築臺以拜士。可乎。左右曰。吾聞築臺以積民怨。何士之爲。昔高祖拜韓信而興漢。未聞築臺也。君今傾心于愛士。而驟爲築臺之役。吾恐天下之豪傑解襟而怠也。若不得已。或醴之以醴酒而賓之。未爲簡士也。君其醴焉。齊王哂曰。然。已寡人其醴乎。左右曰。今齊民已聞築臺之命。而不聞醴酒。士聞此言。亦展心而疑君也。昔楚威王有寵姬通于閽人。

楚王不知也。而庭有鸚鵡猥于王。此事雖鄙。可以喻理。故王言之出不可不密也。徵君聞之。遺齊王曰。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于國家者。豈徒受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之不成。然士之所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飾戒于世哉。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嫡。則女恥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無幹。則根抵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苟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巖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被短褐而不戚。甘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世耶。亦其所處之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色不蠱于其志。讒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肝膽以報于上。效牛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今左右無椒蘭之讒。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姦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願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忘也。臣將遊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是歲徵君入衞。

天祿閣外史卷四

賓魏文

入梁

徽君入大梁說魏王曰。今天下之義士。皆高賢王之名。賢王何脩而致此哉。夫以王之賢而據大梁以爲固。大梁天下之衝也。地盤乎中原。勢臨乎四鄙。虎牢以爲關。河洛以爲渠。嵩山龍蟠。二崤虎踞。名山巨川。高臺麗苑。不可勝數。四民之務悉會於此。誠哉帝王之業也。周以此營。漢以此興。諸侯雖強。可以四面而制。故大梁之國。天下莫盛焉。今王之賢。過於信陵。大梁之士。優於劇孟。廣武之場。足以練衆。葵丘之地。足以盟諸侯。乘此而興霸功。必倍之。夫賢王固漢室之親王也。再傳之後。必歸賢王。坐享富貴之樂。以待其授。不亦美與。臣聞王之宴也。楚姬舞於前。吳姝歌於後。趙女鼓瑟於左。秦娥泛箏於右。賢王之樂。埒於天子。而又有仁義之高名。此諸侯之所宗也。雖然臣以爲當今之勢。不如中葉之盛亦明矣。夫得時者勿怠。得士者勿失。故智者料于必然。仁者謀于無形。願王先必然之料。決無形之謀。而後享富貴之樂。則漢室復隆于賢王也。王何默然而揖讓于諸侯哉。魏王變色而言曰。噫嘻。此寡人之所諱也。徽君對曰。王何諱之爲也。今漢室有周赧之漸。齊民有倒懸之危。老氏講于宮禁。胡馬牧于王畿。貨僭而刑濫。民凋而師疲。盜賊已相呼於州郡。而英雄未奮者。亦畏吾王之賢明也。王何諱焉。宜急脩守戰之具。復葵丘之盟以爭

雄天下。則上足以扶漢室。下足以立桓文之功。此諸侯之盛節也。今秦晉楚三國之諸侯。其樹霸之心久矣。彼皆大梁之雄隣也。此時一失。則王不能掩帷而臥。雖孟門太行之險。奚足恃乎。魏王曰。先生以佐皇之器臨于敝邑。幸誨寡人。寡人蒙鈍。怖慄而不審所謂也。及茲暇日。請交楫而譚可乎。徵君對曰。臣聞謀密者事無豐。名完者身不戮。臣願王密焉。魏王曰。寡人行此謀也。苟諸侯不從奈何。徵君對曰。今爲王計。亦不過尊王而已矣。以尊王之名而勸諸侯。何諸侯之不盟。以尊王之名而誅匪臣。何匪臣之不靖。以尊王之名而刈夷狄。何夷狄之不賓。以尊王之名而綏黔黎。何黔黎之不懷。此一動而名實歸也。王盡圖之。

圖霸

魏王觴徵君于平臺。魏王問曰。寡人之邑。與秦晉何如。徵君對曰。臣方遊齊魯而未及秦晉。不敢以虛辭奉王也。魏王曰。然則齊魯與寡人之邑何如。徵君對曰。齊魯地方千里。猶大梁之國也。齊魯之山川。猶大梁之山川也。齊魯以吳楚幽燕爲隣。猶大梁以韓秦三楚爲隣也。周召之所封。世有餘澤。亦猶大梁之所造也。四者無弗均焉。然則王奚不問臣曰。諸侯之脩德與寡人何如。而乃以國問也。且大梁之國。賢王得而封之。賢王不得而號也。大梁之衆。賢王得而安之。賢王不得而役也。何則以有國而無權也。無權則政令不出。賦稅不貢。是寄之以藩封。而實與祿食之臣一也。昔周之封諸侯。不過百里。皆得以有其民神。出其政令。貢其稅賦而述職焉。今諸侯無職之述。故封國之制過于周。而實不及。否則天子之于伯子男。今皆去其壤地。而何獨儉裕于諸侯也。夫諸侯以祿。故國雖大而不能惠。諸侯無權。故民雖衆而不能威。此

諸侯之所宜恐也。諸侯宜恐而不恐。宜憂而不憂。如是非王室之治安則不可。王室危而諸侯不憂何也。今之爲諸侯者。未有若王之賢而愈懈厥德。賢王之足以爲盟主。天下士皆已決之矣。賢王誠能陰施仁義。延天下智謀之士而充其庭。練兵於講武屯粟于敖山。而盟會諸侯以靖王室。揚義聲於海內。建丕業于無窮也。以王之賢豈能倚視王室之傾乎。夫賢王爲宗國謀也。雖握之以權而不爲畔。臨之以勢而不爲僭。張之以形而不爲逆。何則俟其治亂而爲之詘伸也。治而不順則諸侯之舉也。必蒙天子之典刑。亂而不圖則王室之繼也。必在異姓之豪傑。此時運與人謀同。而順之者昌。逆之者殃。不可怠也。臣今得侍賢王於平臺之宴。幸無以一觴之寵而忘天下計。遂叩頭陳謝。魏王避席。亦叩頭而謝。酒酣。歌鹿鳴之章。君子是以知魏之必霸。

辭爵

徵君居大梁三月。國中絃歌而治。有司欲聞于天皇而爵之。徵君謂國人曰。予向也舉以孝廉。辭而不就。今遊茲國。豈復求仕耶。苟有仕進。予惡不以孝廉就也。今朝廷之賢佐。有陳寔張李之屬。巖穴之潔士。有郭徐袁周之徒。皆予善也。吾欲進則必達其志。退則必樂其身而享其名。是進退無累於憲也。而又何眷眷乎。然所以踽桓而不就者。以朝廷之權寵盛而名幹衰。憲紀弛而刑辱濫。不數年而王室之難將日至矣。吾寧蹈海避世而潔名於漢廷。以免龍逢比干之辱。不亦可乎。今憲也遊譚諸侯。諸侯折節而賓之。不可謂辱也。抱伊管之志非押非圖。非從非衡。非堅非白。非刑非名。不可謂術也。勸諸侯以奬王室。不可謂

譎也。苟王室大壞而諸侯不扶。羈名者爲河陽之召。滅義者爲秦政之吞。則予當結居于南山之坡。被褐鼓琴以詠先王之遺風。使諸侯鼓鼙之聲無相聞也。昔者周道末仲尼歷說諸侯而不遇。伐木削迹。其困甚矣。今予智不及仲尼。而無伐木削迹之困。是以私自揣度而信吾志之必有亮也。若軒冕之榮。何足以警予哉。國人曰。自徵君之入國也。農不怠耕。女不怠織。有司刑乎而不貪。徵君之風一何淑也。今欲捐我而往。必有憤志一國之衆。將投命于徵君矣。其若之何。徵君曰。予憲也。何以重于魏哉。國多溫民。故俗易化。上多靖吏。故刑易平。非憲之力也。言未終。國人爲之作康歌。是歲魏饉。首山崩。黃河無風而波。徵君歎曰。民作康歌。奈山川何。區區大梁。其無以爲漢室乎。

繼立

徵君入見魏王。長揖而言曰。魏國天下之中原也。人民以守之。山川以鎮之。自先王以來。國無大警而生民之業日饒。固鼎地也。今國凶于饑饉。民無所賴。山崩而河震。民無所寧。其憂在王乎。魏王曰。寡人王室之叔父也。社稷之安危。寡人共之。今天既敝國。寡人之戾也。寡人雖處中土。不能脩德蹈義。徼福于社稷之神明。以恐王室。然寡人亦惟是泣血之故。實無有愆于羣臣百姓。天不賜寡人以刑。乃饑饉我人民。崩溢我山川。憂患我社稷。蕩搖我王室。寡人之顯戾不可拯也。寡人有母結髮于先君而生寡人。先君之側室生寡人伯兄。先君曰。側室之子。雖長非嫡也。寡人是命。先君之側室。亦舍長子伯兄而拾寡人。告我先君曰。君無以妾之子爲長而命以國。使妾有他釁。唯嫡子仲氏立。妾之福也。先君曰。立嫡之命出吾意也。

而議未布于外內以汝長子之故今汝以一婦而能禮讓且智吾之內釁由汝熄矣遂議立寡人先君之侍臣謂寡人曰公子可以避矣如不避必有內言是難基也公子其圖之寡人對曰此吾君之側室意也何難之爲侍臣曰公子誤矣側室之請惡知其不以心測君也君若謝國於宗廟千歲之後彼將挾其長子而與公子爭則何如是挾長以爲名而爭公子以爲釁也若讓而後受雖有釁而附令舉焉且公子不聞伯夷叔齊之事乎孤竹君以愛易長而命立叔齊國人疑之伯夷怨慕而逃遁國人哀之叔齊若可以倖國者乃遜而不與天下稱仁焉今公子先爲叔齊之舉而後伯夷之心奚不可乎有賢人曰不然伯夷叔齊皆嫡產也故能相遜其國而有令名于後今舍庶而立嫡其能遜乎夫公子有申生之賢而君無獻公之惑側室無驪姬之讒公子宴然而居之至順也又奚慮哉侍臣曰不然昔丹朱之于舜商均之于禹彼皆異姓也而猶避焉今公子雖以嫡庶固同姓也豈必皆嫡子而後爲夷齊之事乎若驪姬以讒而禍晉國則獻公之爲也當是時驪姬非特亂嫡也以弟而侵其兄而況驪姬之讒得濟者獻公在也使獻公死而申生立雖百驪姬豈能亂嫡庶之名而致新城之難乎今君之側室其子雖庶兄也公子雖嫡弟也其名不完故有後釁公子以嫡則不可避以弟而遜人孰不然是公子有遜兄之名而不失得國之利且無釁于後名全于叔齊而智高于申生也寡人是以行先君之側室聞之而憂告先君曰夫人之公子行矣君何不聞妾之子不可奪也意者君以妾之故而遷其前言乎不然何公子捐國而行也若公子罪妾妾將攜其子而假君子所以賜妾與子也妾與國孰重妾與宗廟孰重妾與公子孰重妾在而公子行妾

安能一日求活耶。願君亟反之非爲妾也。爲公子也。爲國與宗廟人民也。不然。妾雖萬死而不足贖。君之心胡可明也。先君遂返寡人于國。寡人之母。不能亮先君之心。又不能以寡人之返國而亮側室告先君之心。以爲中讒也。而側室死焉。先君有疾。寡人之兄亦不食而死。先君將薨。執寡人之手而命曰。汝毋悖戾。禍莫大焉。雖及黃泉。無相見也。吾子勉之。寡人是以朝夕泣血。一目玷明。固寡人之惡也。今天之爲敝國禍。小心畏忌。無敢諱也。若王室討敝國之罪。奈辱宗廟何。徽君對曰。王之是心也。足以察庶物而和諸侯乎。雖然今之蓄害。其王室之憂也。憂在王室。則饑饉崩溢。豈惟降于王之一國哉。臣爲王道之。夫今之諸侯朝而不貢無壤也。故山川之崩溢不必懼焉。貴而不親。無民也。故百性之饑饉不必咎焉。王無是職。又何以爲宗廟辱。臣故曰王室之憂也。魏王曰。然則列國之壤地人民。苟有饑饉崩溢之禍。亦不足以爲諸侯憂乎。曰四方有難則王室憂。王室有難則諸侯憂。由此觀之。諸侯雖無職。亦安得而無憂也。唯賢王密厥志而已。諺有之曰。農勤於朝。女勤于宵。宵必顧杼。朝必望雨。言得時毋怠也。王其圖之。

桃林

徽君以桃林之事說王曰。臣遊夸父之山。瞰桃林之野。每喟然歎息曰。武王商之諸侯也。一舉而移商命。非篡也。以有道而易無道也。及紂死。武王仗黃鉞而不誅。祭以天子之禮。諸侯稱仁焉。乃脩文偃武。放牛于桃林之墟。歸馬於華山之谷。桃林者其在于茲乎。夫以武王之賢。當紂之厲。從而奮之。是猶水之赴絕壑。石之下崇岡。孰能禦哉。當是時。紂雖欲爲一旅而不可得。至于牛馬反畜而縱之。何紂以天子而不如

牛馬也。魏王不答。徵君曰。賢王以臣言爲過乎。魏王曰。非也。寡人之於王室。媿不能效牛馬之勞。是以不答。夫牛馬之賤勞于人而必思愛畜之。紓以天子之貴。釁于兆民。而不如牛馬之畜乎。寡人而今而後知天子之勞與牛馬同。故能守其貴也。徵君曰。王之一言可以能國矣。夫爲天子而有牛馬之勞。則天子益尊。爲諸侯而有牛馬之勞。則諸侯益強。爲大夫而有牛馬之勞。則大夫益顯。爲庶人而有牛馬之勞。則庶人益義。此臣所以有桃林之感也。昔虞舜殛鯀而誅有苗。伯禹掃壤而疏洪水。伊尹負鼎而于湯。周公吐哺而求士。寧戚飯牛而興齊。句踐臥薪而霸越。墨翟九拒而存宋。曹沫三敗而復魯。毛遂歃血而楚動。蘭生完璧而秦靡。夫以聖賢而有牛馬心。故勳德流于海內。馨香覆于民神。而民至於今不替。是皆效牛馬之勞者也。王其勞之。魏王曰。寡人何勞。曰賢王欲固諸侯而強公室。豈必獨運其勞哉。尊賢而撫衆。寬明而仁恕。不遺牛馬。使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君子小人投肝膽於中原。而慷慨談笑而不辭也。昔秦穆公舉百里奚牛口之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以樹聲于諸侯而伯其國。非牛馬之力乎哉。夫君視士如腹心。故能顯其德。士自視如牛馬。故能盡其心。此百里奚所以勞于秦而逸于虞也。今之士豈無牛馬之心乎。顧其君之任與不任耳。賢王有強公室之志。而使士無牛馬之心何哉。爲賢王計。誠宜以腹心結天下英雄之士。不時舉之牛口而已也。如是則士孰不盡心。而奔走于殿下哉。魏王慚而謝曰。於此寡人之責也。

諫獵

魏王獵于圃田之澤。徵君聞而追之。見魏王曰。賢王欲公室之彊乎。魏王曰。寡人欲強公室。奈諸侯何。徵君曰。是賢王畏諸侯之張羅而獵其後也。雖然。賢王不欲公室之強則已。苟得奮其志。諸侯何畏焉。今賢王既不能強其公室而又以微行蔽諸侯何也。憲聞之山林藪澤。士之與鳥獸羣而棲者也。故獵士則強。獵禽則荒。惟賢王能得其士而失其禽。庸主能得其禽而失其士。夫士國之雄也。其潛隱於藪澤之間。亦欲望賢王之獵也。今王輕千乘而爲此遊。將欲獵士乎。抑欲獵禽乎。獵士則士必振羽翼而爭投于王之羅。獵禽雖鸞鳳騶虞。不能益于國也。王何不念賢士之藪澤。張仁義之網羅。而田獵哉。昔文王獵于渭。國人皆以文王爲獵禽也而不知惟士之獵。故一獵而得呂尙。天下稱明焉。今以王之賢而不效文王之獵。宜士之不遊於國也。魏王乃止其田而還。

受餽

魏王使人餽徵君以桑落之酒。徵君受而不拜。嬖人曰。君以敬先生之故而餽之以醴酒。潤先生之令德。且欲先生之無忘君也。今受而不拜。豈君之有簡於先生而躁其默耶。僕恐君之敬自茲弛矣。殆不可乎。夫先生四方之英賓也。不得於茲國。則之于他。然諸侯敬先生之心一也。先生事諸侯之心亦一也。苟諸侯之餽。先生亦受而不拜。是敬弛于諸侯而先生卒無所遇矣。夫諸侯之餽士禮也。餽而不拜是忽君也。士而忽君不可以聞隣國。且以暴君之過于諸侯。諸侯亦以士之忽而笑吾君。其若之何。徵君乃鼓琴歌簡兮之詩。嬖人不悅曰。先生以王人之佐。不擇吾君。館諸敝國。今傲君之餽而及使。先生其不能禮矣。何

以行道于諸侯乎徵君笑曰居吾語汝夫古諸侯之待士也宴之以太牢崇之以師禮故不以爵祿而瀆土晝則同席與之肆而議夜則合榻與之密而謀必行其志無疏之以讒無曠之以迹故士能竭其肝膽以忠于公室憲聞之天子之萬乘可以屈臣庶而不可以屈士況于諸侯乎周之興也賢才輻輳于朝諸侯星拱于位故周室強則諸侯述職而覲天子周室弱則天子下堂而見諸侯夫士之係於國家如是而可以犬豕畜哉此憲之所以受而不敢拜也且魏王之譽于隣國者以得士之心也今以犬豕畜士諸侯孰譽焉是長釁也無譽則孤長釁則亂公室其危乎夫長釁而危公室士孰輔之士不輔而求霸猶病者不用醫而求愈也以憲之猥劣不能勉事賢王以至於簡憲何戚焉子以忽而罪憲非所以爲聲也請以憲言達于王乎是歲也魏王復獵於圃田之澤徵君去魏如秦

卜諫

徵君去魏魏王方田于圃田命虞人卜之虞人三卜其田而告曰君之田也小獲而大損魏王曰既獲而損何也對曰是卜也得兌之三其辭曰田獲三狐得黃矢再卜得漸之上其辭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今臣之卜田也有獲狐之功而非羽儀之美有漸鴻之逸而蒙得矢之名夫黃矢賢士之象也鴻既舉矣何以羽儀於國狐雖獲矣何以黃矢爲功由是言之君之賢士失矣將無田乎左右曰嚮也君遊於圃田之澤徵君以田諫今君復田于茲徵君不諫是徵君去矣意者黃矢即黃憲乎夫憲也以直聲動于諸侯言必符則行必蹈素不臣天子而賓諸侯不求榮爵而安韋布不謀爵祿而甘微霍懷廣裕之度負

清皜之風。遇于時。則揚眉若飄雲。不遇于時。則拂衣若振葉。此許務之耿光。而顏蘧之淑節也。君幸而得之。以爲資。國人私慶于市。三月而盜不欺。商旅不爭價。郡無暴吏。野無啼民。此皆徵君之隱績也。而君以田故諫而不從。臣慮其必行矣。君得禽于田。而失士于田。其利孰重。若徵君未行。君猶可圖也。魏王不聽。是歲魏王觀卄露于譙。明年魏王薨。

取謗

初徵君去魏。魏人怨王。流言道路。左右告王曰。國人有辱君者。請誅之可乎。魏王曰。何爲辱寡人也。左右曰。辱君以遠士。毀而謗者千人。怨而譏者一國。國有謗聲。君何以結諸侯。魏王悔曰。辱寡人之故。其黃憲乎。寡人雖無令聲于國。亦諸侯爵也。失一士而辱寡人。寡人其不勝辱矣。寡人有失士之過。有惠寡人者。速諫而返之。寡人唯是嘉其能諫。賞其鑒賢。且以績譽于諸侯。今不諫而遂謗。以寡人是辱。無乃不可乎。寡人聞之。衆口歸譽。不勝一夫之毀。今毀寡人者偏于國中。而又使寡人誅之。免遠士之謗。而先誅謗之刑。不亦悖哉。嗟乎。寡人老矣。王室告難。而諸侯不輔。非寡人之憾也。君子曰。悔而遁。其無終乎。

去就

徵君過魏國之疆。周舉邂逅於道而問曰。自吾子之入魏也。諸侯咸傾耳以納令聲。是子有殊遇于魏王。而海內之士。悉欲負策而入魏。此誠展志之秋也。今吾子出魏疆而託于一旅。衣之以敝褐。乘之以蹇驢。弟子七人。童僕二人。執御者三人。蕭然于國門之外。何淪落如此哉。意者魏王之器不足以輔飭與。今漢

祚遭季權雄角立賢者屏迹於草莽以痛王室而觀望諸侯若徐穉砥節於豫章吾子高步于汝南周璆守操于樂安吾子振羙於漢庭今之賢士子其卓矣而猶皇皇不遇況繩墨中之數子豈能學邯鄲之步耶嗟乎嗟乎吾子行矣何國之如徵君莞爾笑曰甫之所如者子之所去子之所去者亦甫之所如也又何問乎乃揚綏而別周舉挽其袂悵而不言從者曰夫子將如秦

去魏

徵君既去魏魏人告王曰徵君卻魏而奔秦必有無禮于魏請行間于秦王以疑其心可乎不可乎魏王曰可寡人欲執其所主而後間彼賓於敵國不告寡人而私縱之不惟有納賂之辜且以導釁于隣藩而笑同列刑在先王之明典不可宥也乃命左右執之館人懼而赴秦告徵君曰君以夫子去魏之故不聞于君君將戾僕以僕爲夫子賂也又導釁于隣以爲諸侯笑欲聲我以罪戾加我以典刑僕其若之何夫子之令德英誼日夜結于君心若返駕于魏陳以去故豈惟宥僕而君亦以棄賢是悔且無惡于諸侯夫子亦可以往來於其國而車馬之從繽紛于秦魏之郊夫奚不可乎吾聞之聖哲之出將以仁諸侯而撫百姓今以一館人而不能使其庇僕死之後恐夫子無所主矣夫賢者之于諸侯先所主也無所主而賓諸侯人孰信之徵君答曰魏王之賓也素無國士之遇甫之館于魏也亦無待人之辱可以去而不就是吾裕也魏王何爲雖然諸侯之懈德未有甚于魏王也色荒于宮禽荒于田吾數諫而不聽是竊效宮奇之愚而不爲百里奚之智也幸而魏王無逐客之令以戮天下士憲也得以翱翔而逝焉吾子義不輸矣

子欲吾返駕而就吾亦何聲以辭秦之聘哉若不得已唯是奉尺簡于魏王陳吾所以去之故明吾所以不返之故宣吾所以假館無妨于子之故子必免矣乃遣魏王書館人歸魏是歲魏人求盟于秦